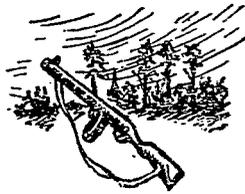


森林在器牙着

1

m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着 鬥 戰 在 林 森 ==



著合 基茨維里克
夫諾萊克
譯 卿 愚



3 0543 0151 4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年 四 四 九 一

目次

(一) 空中的道路	三
(二) 夜間	一一
(三) 『藍色橋』	二二
(四) 舊友重逢	三〇
(五) 一個德國爵士底封地	三九
(六) 瓦麗底歷史	四九
(七) 貴族石拉德爾底命運	五七
(八) 根克	六七
(九) 火車翻倒	七四
(十) 游擊隊員底茅棚	八一

879.57
224.7

3

(一) 空中的道路

游擊隊來往的小道，不僅通到森林的邊緣。這些小道既沿平地通到常有熟悉踪跡的偵察員和富有經驗的爆炸手所潛入的德寇深後方；又沿着暗谷和小樹林穿過戰線，通到紅軍司令部，那裏有人在聚精會神研究游擊隊員關於敵人力量和計劃的報告；也由陸地昇入空中，綿延空際，不現形跡，把林中戰士底地鑿與「大祖國」聯系起來。

空中，也如地上一樣，有無數道路錯綜着。戰前，這些道路原是按航空線建設工程全部規則所設立的廣濶航空幹線。無線電方位計如同時辰表一般嗒嗒地響着發出信號，燈塔的信號閃耀發亮。飛機師和領航手駕着飛機在黑暗的空中準確按照飛行表飛行，他們都是很熟悉空中每一公里航路的。飛機場上有有用電燈擺成的「丁」字符號，照得通亮；飛機飄然降下來，就駛到壯麗的航空站房跟前。

戰爭把這些航空大道封閉了。飛機師和乘客所熟悉的熱鬧航空大道都荒廢了。驅逐機，衝擊機，轟炸機各聯隊就在空中的小路上出現了。它們悄悄地去襲擊敵人。微微看見有一些符號的新航線，在戰時空中出現了。在九霄雲外，也如在陸地上一樣，那些隱藏於茫茫空際的最神祕的小道，也叫作游擊隊的小道。



68596

第一條通往布良斯克森林裏去的小道，就是特蘆達也夫少校近衛部隊中的飛機師弗拉基米爾、雅羅射維赤所開闢的。他原是和平時期民用飛機的駕駛員，他那高大身體，常在我國最大航空站的柏油小道上出現。

：天色晚了。我們在聯隊長扁托夫少校指揮點所在的地窖前的炮彈箱上坐着。當時，技師們正在預備飛機起行，雅羅射維赤就向我們講他第一次飛往游擊區去的歷史。他身體高大，兩目炯炯含笑，又和藹又滑稽。他幾次想開始敘說自己的故事，可是，他總想着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哈哈大笑起來：

——你們要知道，我十四歲時，就比我父親高了。他常對我說：「沃洛甲，你當個近衛戰士就好了」。這句話竟實現了，我果然當了近衛戰士。可是，我們初次飛往游擊區時，我的領航手普羅達索夫比我更高，他比我高一頭。在所有的飛機上都專爲他作了兩倍高的座艙，並且沒有棚頂，不然就會盛不下他。當我們飛到游擊隊那裏時，在一所住房裏有個老太太看見我們，就把兩手一拍，仰臉望着，說道：

——噯唷，親愛的人們，真是希客，你們飛機師都是這樣高麼？

——普羅達索夫却濁起嗓子答道：

——媽媽，不是的，暫時還有些看不起你，頭一次只是把頂矮的派來了。

——這回事真是好笑！當天夜裏很黑，正是五月之夜，你們是知道的，在這些地方，五月間，只有在陸地上是好玩的。我們奉到尋找游擊隊的命令。我聽到這個命令以後，就像得

了勳章一樣，非常高興。我認爲，既然相信我去執行這種任務，那我就成真正的戰士了。不用說，這事情並不很容易。可是，我們大概知道那個區域。飛機一飛起來，就像落到深淵裏一樣。我們一直向前飛，並不覺得下邊有陸地。完全按照儀器向前飛。一直飛到戰線，都平安無事。後來才看見我們近旁，出現了一朵朵的白花。這是德寇從陸地上給我們送來的「天堂花園」——高射砲彈開了花。然後又有一條條的紅帶子向飛機伸來。這是大口徑機關槍射出的發光彈。我把汽力一收，換了方向。爆炸就落在右後方了。這次危險過去了！可是，忽然又看見前邊有一團團的白雲，這比德寇的高射砲火更壞。我決定穿過去。加足汽力，猛向上鑽。飛機就像小船遇着風暴似的擺盪起來。領航手有些担心航線了，我也看見指南針「散起步來」。可是我仍然向上鑽，業已鑽到三千米達高，但還沒有看見星光。我決定盡所有的時間要在雲裏飛，想着總可以飛出去，果然不錯，真鑽出去了。我又接着航線飛，可是究竟是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知道，下邊一片黑，只怕飛過去了。你們知道，貓頭鷹在夜間，什麼都看得清楚，我當時很羨慕這種尖眼的飛鳥。我降至三百米達高的低空，仍然黑得什麼也不見！祇聽得領航手忽然喊道：

——沃洛甲，右邊有火光！

5 我把飛機轉過來，真的，看見這火光是與約定的完全一樣。我在五十米達高的空中繞了一個圈，並且對普羅達索夫說：「把自動槍預備好，以防意外」。我故意把飛機降落在

離火光稍遠的一個地方，打算，若是受騙時，就好逃走。我喊道：

——只准一個人到跟前來！

說的到好！那知二十個人一齊擁上來了。我還未來得及回頭看一下，而普羅達索夫已經同他們接起吻來。他們也把我從座艙裏拖出來，抬着就向上拋。當時我竟害怕起來，你們知道，我的身體很重，扔到地上是不難的。可是還好，並沒有出錯。我在游擊隊那裏停留二十分鐘內所接的吻，比我有生以來所接過的吻還要多。然後，才聽到有人喊道：

——同志們，要守紀律，規矩一點才好，這樣鬧下去，是會妨害他們的。

於是大家排起隊來。我與普羅達索夫又來同游擊隊員們一個個握手致意，就像加里寧同志在頒發勳章時與受獎人握手一樣。我們停留的時間快完了，五月之夜很短，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要趕緊轉回根據地去。當我正要上飛機的時候，有個老漢走到我跟前，一把抓着我的袖子，就向一旁引去，我同他走到旁邊，他老老實實地問道：

——你常看見斯大林同志嗎？

——有時看見，——我答。

——你可以替咱們游擊隊員問候問候他麼？

——可以，——我答。

——那好，就請你替咱們游擊隊問候問候他吧。你告訴他說，我們在這裏用勁打仗；往後還要好好打仗，要辦的事都會辦到的。

這一番話真感動了我：大家知道，我是向來不哭的，因為痛哭流涕，有傷身體。可是這一次我竟然落淚了，我哭，並不是由於難過，而是由於快樂。我想到，我們同胞該擁有如何強大的力量呵，這次戰爭中，他們雖然經受了莫大的艱難困苦，而仍堅決不拔，繼續奮鬥。這位老游擊隊員就是一個例證。他有時沒有麵包吃，忍飢挨餓，加之他這樣大的年紀，打仗並不是容易的，可是他知道他心中的事情。

我回到根據地後，扁托夫少校說道：

——雅羅射維亦大尉，謝謝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而我慨然答道：

——少校同志，我謝謝你給我這個機會，能去幫助游擊隊，並且得看見這種：

雅羅射維亦說完這段歷史以後，把皮大衣敞開，手伸入衣兜裏去掏火柴。他胸前的四枚戰鬥勳章在皎皎的月光下閃爍發光。一個技師走到我們跟前。飛機已經預備好了。

——好，請上我的小馬車，——雅羅射維亦說，——我們沿着熟識的小路慢慢地飛一下吧。

我們坐在飛機座艙裏。雅羅射維亦底新領航手艾羅章與我們並列坐着。摩托響了。飛機場底邊緣上都是些稀疏的小灌木林，這些邊界在白天就看不清楚，此時，夜間，雖有皎皎明月照耀着雪地，而邊界還是一點也看不見。我們從座艙裏接連放了三個火箭。蛇形的光

帶飛往空中，形成了炫炫奪目的圓球。剎那間地上就現出一種奇異的光，掙掙蕩蕩。飛機繞着飛機場轉了一週，就按航線飛去。飛的並不很高。而往下邊一望，只見一片白茫茫的空地。丘嶺上冰雪閃爍。羞澀的初春還沒驚動三月間的積雪，地面就好像起了波浪而乍凍的海洋一般。

飛機逐漸高飛，一千米達：一千五：兩千：兩千五百米達：接近戰線了。陸地上的透視圖畫漸漸擴大起來，好像一張巨大的地圖。坦平的公路如黑線一般互相錯綜着。鐵路線顯得更爲清楚，軌道間集有細雪。白綢子一般的雪地上散佈着一些暗淡的黑點，這是小林子和灌木叢。艾羅章領航手是非常熟悉這幅地圖的，他用大聲來壓着摩托的響聲，把飛機所經過的一切河流、村鎮、道路等的名稱一一告訴我們。

飛到戰線上了。忽然間，好像有一幅銀幕映在下邊，看見了大砲對射的情景。遠方砲火連天。我們重迫擊砲齊放的紅橙火光，從空中也看得清楚。似乎透過摩托的響聲，能聽出砲彈爆炸得空氣震盪，塵土瀰天的怪聲來。再低，大概是正在防線上空，只見有無數的火光迸發，有時竟混成一條火帶。這是雙方用步槍、機關槍和迫擊砲在對射。紅軍正在這段陣線上舉行進攻。那裏，在地上，是大砲在轟擊敵人的掩蔽壕和火力點，工兵滿臉流汗，沿着似乎覺得是燒熱的雪地，爬去割斷敵人的鐵絲網，步兵奮起準備衝鋒；而這裏，在神秘的月光下，有一架輕便飛機憑凌高空，堅毅不拔地飛進，逕直向森林中的戰士，亦即進行偉大戰爭人們底親愛弟兄那裏飛去。

飛過戰線了。此刻我們在德寇佔領的區域上空飛行着。一股甜絲絲的烟氣味透進座艙來。我們又往下看，只見到處烏烟高聳。烟柱下邊是熊熊的火焰，原來這是戰線一帶的村鎮被德寇燃着了。這是艾羅章領航手告訴我們說的。他毫無差錯的看出我們飛機下邊，經敵人佔領、痛遭蹂躪而傷心慘目的我國土地上一切火光的起源。

——看，那裏右方，就是德寇的飛機場，——領航手向我們這樣高聲道。過了一兩分鐘的工夫，下邊放射了兩個紅色火箭。

——這是德寇叫我們降陸的信號。他們聽到摩托響，就以爲是帶有卍字徽的飛機來了。飛機謝絕了這種「慫恿」的約請，繼續飛進。烏雲遮住了明月。天氣變壞起來，可是我們大概也快飛到了。俄而天際出現了一個紅點。我們已飛到目的地附近了。再過幾秒鐘，飛機漸漸降低了。就清清楚楚看見在一個空場上有些按今天約定的記號所佈置的火堆燃燒着。我們把座艙的上蓋打開來。迎面吹來了一陣冷風。飛機轉了一個圈，馬上穿過我們周圍的黑烟，直向火光降下來，突然火堆現在我們面前了。人們沿着雪地跑來。雅羅射維亦已經下了飛機，走到座艙跟前喊道：

——下來吧，到了！

火光照耀着飛機上繪的那個貓頭鷹——夜裏眼亮的飛鳥。飛機師沿着游擊隊的航空小道，按照規定的駛行表，不差一分一秒，逕直飛到了。

最近的一堆火跟前，有三個人坐着，靜默地望着天空，兩個是強壯的老頭，看來，他們真能活到一百歲，第三個是十六歲的小伙子。

——沃洛甲飛來了嗎？——他急忙向我們問道。——我知道他的飛機落地的樣子！

——告訴過你不要說話，好好聽着天空的動靜。——一個老頭責備道。

火堆旁邊放着一個大鐵罩。不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空哨」若一聽到德寇飛機的響聲，馬上就用這個罩子把火堆蓋着，飛機場就黑暗了。

……少頃聽到了熟識的喇叭信號。一輛極平常的「M」牌小汽車沿着高低不平的雪地，搖搖擺擺的駛來了。我們下飛機後，改乘汽車，繼續前進。汽車沿着窄狹而暗淡的林中小路走去。每經一百米達就停一次。小電燈底光亮一閃，汽車夫就同一些似乎是從地裏鑽出來的全副武裝的人咕噥幾句以後，又開動汽車前進：

(二) 夜間

……「M」牌的小汽車突然停下了。只見周圍都是樹木，幾顆紅朗朗的明星好像掛在高高的松樹梢上。前面的樹叢裏隱約現出一座小木房來。我們到達了游擊聯隊司令部。最後一個哨兵輕輕問了一聲之後，我們就把布良斯克森林主人的房門打開了。

小木房裏邊並不像外面那樣簡陋。幾盞小油燈照着牆上的顏色綢子發光。滿牆上都掛着由德寇保險傘裁成的方塊綢子。一個身材不高，兩眼炯炯，舉動敏捷的中年人從凳子上站了起來。他臉上刮得很乾淨，穿一身顯係不久前才熨洗好的綠色制服。他的胸前佩着一枚列寧勳章和一枚金質五角星的蘇聯英雄章。這就是游擊聯隊的隊長。接着，從隔壁房間裏又出來一個身體微胖的男子，上身穿件半軍人式的黑色衣服，下身穿着便褲，褲腿紮在皮靴筒裏。

——「喂，你們聽聽，這詩寫的多麼鋒利啊……」

他翻開一本陳舊不堪的小書，啞啞地輕輕讀道：

我父親

是如今罕見的德國高驢；

我母親

是專拿德國驢奶把我養大的。

我是個純血的驢種，

總想處處仿效祖先的遺風；

我無限尊崇驢性，

誓死對它盡忠。

——這話說得真痛切！我一定要把這段詩讀給一個俘虜來的「福利茨」聽聽，開一開玩笑。

——請再往下聽吧：

我既然是個驢，

就給你們建議：

在長耳英雄中，

定要選驢為皇帝，

來把驢國建立起。

——真是狂妄的驢國！這個定義對於希特勒德國倒是不錯的？！

瓦西里、安得列也維亦副隊長那麼引人捧腹地笑着，一面把書合着，放到桌子上。這是一本讀得陳舊不堪的海涅詩選，是麻爾科斯出版社從尼瓦雜誌上選印的。在書的第一頁上印着一個鋸齒邊的橢圓圖章，上邊印着『布良斯克音樂戲劇專校圖書館』字樣。

——這就是我們所讀的書！——瓦西里、安得列也維亦微微一笑，說道。——這本小書已由三十個地窖傳閱過了。我們還有一本『消遣』社出版的尺牘精華。不過在森林中，大半都是用無線電傳達消息，用不着互相通信。因此就沒有人想讀這本書。這就是我們的全部書籍。而這本詩很多人都把它讀得爛熟。我們有個游擊隊員，名叫米施，他以前是集體農莊的生產隊長，現在竟把自己當成第三者來說話了，每次出發之前，他總是背誦一段海涅的詩：『在戰鬥中，只有在戰鬥中，他才找到最好的幸福，每次都歡笑着去與野人撕殺』。

被德國焚燒了的海涅著作，竟在布良斯克森林中遇到了自己真正的敬慕者。腳穿草鞋，身穿半截破皮大衣而住在地窖裏的人們，却具有這樣高的文化程度，居然來卑視那些享有人類文明所賦予的一切物質條件的野驢般的敵人。

電話鈴響了。隊長拿起聽筒。聽着聽筒中的聲音，可知打電話的人距此地並不很遠。

——有三十個德寇自動槍手，乘滑雪板穿過了第二十標號的邊界，往森林深處去了。

——讓他們去吧，——隊長低聲答道。

——請喝茶吧，——瓦西里、安得列也維亦好像無事然的說。

桌上擺出了一些圓形餅乾，餅乾上印着「布達佩斯，格洛里亞廠」的商標；一個洋磁罐中盛着菓子醬，罐子的商標上，繪着三個櫻桃，題詞是用法文寫的；兩塊長方形的可可糖，用白紙包着，紙包上畫着幾條肥大的黃牛，還有帶花邊的美麗字樣：「阿姆斯特丹牛奶糖」。

——我們吃的多半是德寇的東西，——隊長滿得意的微笑道。——他們從歐洲搶來的東西，常常自己不得享受，却被我們奪下來了。這裏所有的東西，差不多都是德寇的；電話機，電線，武器，無線電機，留聲機，手帕等等，至於食品就更不用說了。自然，這樣的吃喝，在我們這裏是不常有的，——隊長指着桌上的東西，繼續說道。——有時，光吃馬肉。可是，馬匹也是從德意志和匈牙利騎兵那裏奪得的。

電話鈴又響起來。很清楚地聽到聽筒中說道：

——自動槍手們已穿過了第二百零二號方塊了。

——讓他們走去吧。不要驚動他們，——隊長回答以後，就從桌前站起來，他把那從天花板到地下，從窗戶到門口，遮滿牆壁的絲幃帳一拉。馬上就現出一幅寬大地圖來。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隊長用鉛筆指着地圖上的一個紅三角形說，——而德國自動槍手就在這裏？——鉛筆又觸着地圖。——我很想知道，他們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的，並且打算作什麼。



○來圖地大寬幅一出現就上馬

電話又響起來。仍是那個聲音：

——滑雪的人們轉向北方去了，正在第一百八十五號方塊間行進。

——不要妨礙他們！讓他們往前走吧！：

離我們不很遠的地方，有一隊德寇自動槍手走着。他們的行裝都收拾得很好，走起來一點響聲也沒有，鉄器都是用絨布包着的。他們一面看着夜光指南針，一面四下窺視着向前滑進。此刻，他們走在這寂靜無聲的森林裏，大概，還不覺得可怕。他們採取了一切預防的辦法。他們的動作沒有一點聲音。他們好像影子一般，在樹林中一閃一閃地沿着雪地向前滑進。

森林寂靜無聲。可是，却有幾十對耳朵傾聽着這三十付滑雪板的沙沙響聲。「讓他們前進吧！」於是德寇就好像是沿着一條深深關閉着的走廊繼續前進，這條走廊與他們在森林裏併行着，形成了德寇自由行進的幻境：

電話聽筒中又在說：

——德寇停下了——不知是休息，還是商議事情。

——繼續觀察，——隊長回答，然後又向室內的人們說道：

——請大家暫時到我們的地下俱樂部去看看電影。我馬上就來。

……早晨，天朗氣清，滿地都是陽光。黃鶯細語。牧童吹笛。粉紅的陽光，透過陰暗橡

樹的蓬勃枝葉，照着草地。那條蜿蜒於林中的道路顯得格外幽靜。樹林裏的淺色野花映着那照到綠草上的金光，好像寶石閃爍。幽秘的森林內充滿了世外樂土的景象……地窖中忽然燃起了燈光。「瓦爾斯大舞蹈」影片第三幕演完了，「維也納森林的故事」的音樂停止了。

——也許布良斯克森林的故事比維也納森林的故事更要奧妙些，——瓦西里、安得列也維赤望着周圍坐的全副武裝游擊隊員，這樣說道。

況且，在德寇後方，來向那些完成危險任務回來的戰士們表演這個影片的事實，難道不就是布良斯克森林無數故事中的一幕嗎？！可是，那一夜我們還看見過許多初一看來是很奇異的事情。電影演完了。然而隊長還沒有來到。地窖中的人們都在低聲談話。游擊隊無線電員維克特爾演起了留聲機。維克特爾，戰前在遠東和極北一帶作過多年工作，那裏的人們很熟識他拍電碼的手法。

——「游擊隊戲片公司」製造，——維克特爾從圓鐵盒中取出幾張半透明的黃色戲片說道。

——???

——這很簡單。我們在這裏製造了一架錄音機。把入光照過的膠片洗淨後作成戲片……請你們聽聽吧。

發音機頭上的鋼針放開了。那個明晃晃的黃色戲片就旋轉起來。先聽見那種聽慣了的沙沙聲響，隨後即傳出了宏亮流暢的聲調來：

『我奉到命令，要帶幾個人去翻倒敵人的軍用列車。我們帶了炸藥，鑽到鐵路跟前，開始觀察敵人底動靜，看看鐵路上巡邏和守衛的情形。我們臥到地上，四外觀察，發現了一個軍官帶着一隊德寇，約二十人。我們等他們剛一走過去，跟着就把自己地雷埋上了。地雷是我們自己製造的。我們把這種地雷叫做『大胆鬼』。炸藥是很多的。放了四十公斤。這就：』

左留聲機中說話的人莊嚴地咳嗽了一下，又繼續說道：

『我們還沒有把埋地雷的形跡掩蓋好，走過去的那一小隊德寇就轉回來了。我們趕快隱藏在路基旁邊，從灌木叢後邊窺視德寇，並打定了主意。若德寇一下手來起我們的地雷，那我們就開槍射擊他們。好，我們臥着，觀察，探望，只見他們走到離地雷還有十來個米達遠的地方，就用德國話叫喚起來了。看樣子是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呀？我們剛才過去的時候，這裏什麼還沒有哩，可是，就過這一會兒，游擊隊就埋上地雷了』。

『時光既是冬天，雪地上就留下了腳印，當夜月光明亮，更看得清楚，於是他們就開始來包圍我們。但是，我們決定，反正都一樣，讓他們走近跟前來，我們好迎

頭痛擊，消滅他們，不然，我們就要吃虧，因為這裏鐵路上敵人的力量比我們的大，他們有二十個人，而我們祇有四個人。這就：」

「少頃，火車汽笛響了。敵人的軍用列車駛來了。此刻，德寇放出火箭，向我們的樹叢開槍亂射，可是他們並沒有看見我們，因為我們臥在雪地裏，隱蔽得很好。他們沒有看見我們，而我們却看見了他們。這就：」

這張戲片很精彩地傳出了說話人的得意笑聲，然後又繼續道：

「他們驀地都跑到鐵路上去，要使列車停止前進。看來，是想起來了。軍官開始用德國話喊叫『開火』的口令，好叫列車停止前進，因為前邊有地雷。可是他們一開始射擊，司機員却以為：這是游擊隊員射擊軍用列車，就更加足了蒸汽。軍用列車既是大大的增加了速度，顯然馬上就要碰到這個地雷上來，於是我們就跑開了，以免遭受震傷。我們剛剛跑開五十米遠，火車一碰着我們的地雷，就飛起來了。只聽一陣陣的叫喊、呻吟等等怪聲。結果，炸死德寇官兵二百四十名，傷四百六十名。這就：」

這張明亮的黃色戲片尚未旋轉完結，就有一位身材不高，滿面風塵而雙頰紅潤的強壯小伙子走進了地窖裏。

19 那深藍色的粗毛布便服和青色襯褂來。在便服胸襟上佩着蘇聯英雄的金質五角星章和列寧

——朋友們好吧，生活怎樣？——他高興地向大家問好之後，脫下大衣，就露出了他

勳章。這個人的聲音，我們一聽見，就覺得非常熟識。他聽到留聲機傳出來的最後幾句話，不知爲什麼，竟有些不好意思，於是掏出一個大木梳來，使勁梳一梳頭，爲的掩飾一下窘迫的神色。

——這就是留聲機中講話的人，——維克特爾望着那個極不好意思而使勁梳頭的人說道。

這就是出名的爆炸手阿列克西·依萬諾維奇。他炸毀過敵人的橋樑、鐵路及倉庫。使火車頭飛到空中，火車箱摔到河裏。列車着火的烏烟昇入天空：從前阿列克西·依萬諾維奇在某些大建築中工作過。他自幼年就離家出外謀生，當水門汀和鋼骨水泥匠。他酷愛自己的勞動創作。他在建築工廠的時候，常觀賞將建成的工廠底細緻鐵架子，觀賞自己親手造成的建築。現在這位目光炯炯，帶幻想神情的人，竟有了駭人的破壞力量。在參謀部裏計算過：阿列克西·依萬諾維奇消滅了德寇十一掛軍用列車，七座鐵路橋樑，五所彈藥庫，一架大坦克，和一架小坦克。僅由他一人所翻倒的軍用列車，德寇就損失了官兵三千多名；有一次，這位爆炸手底朋友維克特爾請他講一段戰鬥故事，就巧妙地用自造的錄音機，把他的話錄下來了。我們回到莫斯科後就演了這個戲片，有一位速記員把這個黃色光亮的圓片上的原文都記下來了——這是一個奇妙的物件，它不僅說明這位游擊隊員——爆炸手的戰鬥活動，而且也說明游擊隊無線電員的技術心機。

……一直等到深夜，隊長也沒有到來，我們回到司令部去了。我們進到小木房裏時，看見他正在鋪床，他面帶思慮的神色。

——怎樣對付了他們？

——他們是誰？

——德國自動槍手。

——啊，原來是問這個……——隊長拉長嗓子說，——自動槍手們都昇天了。他們確實是往一個重要地點去的。我們早就決定了要移動這個地點。於是就順便把這些東西也消滅了……但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

——又是想什麼呢？

——已奉到命令：無論如何都要把「藍色橋」炸燬才行……

(三) 『藍色橋』

「藍色橋」是要炸毀的了。可是怎樣去炸呢？游擊隊底小軍事破壞團，已屢次企圖鑽到這座橋邊去，可是，總無效果。德寇在一年多以前，把一支強大的傘兵隊派到自己進攻部隊前面，從飛機上拋下了輕坦克、大砲、迫擊砲，還有一營多自動槍手，就佔領了這座橋。自此時起，德寇就用精強的守衛隊和專門修築的防禦工事來保護這座「藍色橋」了。

夏天，德寇兵士把橋東頭附近的荒草和樹木都除淨了。並且在這塊掃除精光的平地上，到處都佈滿了地雷。在兩側翼方面，又築有工事火力點，前面還設有幾道鉄絲網。河西岸有一所德寇守衛隊的營房和一個崗樓，晝夜都有哨兵在這個崗樓上拿着望遠鏡瞭望。有時，兔子幸而沒有碰到地雷上，從田中跑過去，德寇就瘋狂地向發昏的兔子開槍掃射，好像有大敵來臨一般。凡是出現於橋前的生物都不免遭殃。這座不可接近的鉄橋，橫空架在一條寬濶的河上，淡藍的顏色映着碧綠的河水混成一片藍色。橋長三百米達，等於四分之一公里有餘！它在世界鉄路橋樑指南中都是有名的。

這條雙軌鉄路聯絡着德寇所佔領的幾個主要戰略點。德寇載運軍隊、軍火、技術、裝備、食糧的列車，都是沿着這條鉄路來往不斷。若把這條鉄路毀壞，使之長期不能通車，

站的不是地方。

那就奪去了德寇在該區的主要交通線，而對於紅軍進攻部隊就有莫大的幫助。怎樣，並且從什麼地方去找到德寇這條命脈中的弱點呢？

游擊隊員們設法對付這座『藍色橋』，已非第一次了。可是每次軍事破壞企圖，都遭受了失敗，夜間到河邊去的勇敢爆炸手常常一去不返，因此在隊伍中就有人說，這是『送死的地方』，又說，這座可惡的鐵橋是無法對付的。這種情形，就更使游擊隊司令部下決心，要炸燬這座鐵橋。可是怎樣去炸呢？

司令部裏的一張桌上，放着這座鐵橋底圖形。上邊畫的有一些箭頭，圓圈和方格。這些符號確切指出德寇崗兵的位置；崗兵所看守的地段之長短，以及他們經過這個地段所需的時間都計算好了。又用小十字符號指出，在什麼地方，必須要埋炸藥。在鐵橋圖形旁邊，還放着該區地圖。

——這個橋兒真不錯，——副參謀長安納多里、彼特羅維赤一面說，一面同其他游擊隊長們察看鐵橋圖形和地圖。

我們在這個房子裏，就像是站在橋跟前一樣，看見精緻的橋拱，橫空架在兩岸上；看見那些防守着高高架在河上的鐵軌的兇惡工事火力點，看見那些劃成無形的方格而精細試射過的空地。鐵橋之全部情景都看得清清楚楚，猶如觀掌一般。

——這個橋兒真不錯，——安納多里、彼特羅維赤拉長嗓子重複道，——可惜它現在

這次再沒有說別的話，但『怎樣去炸呢？』這個問題，仍使人焦慮不已。已經討論過幾十個方案，已屢次計劃着派爆炸團到橋跟前去，而總想着未必有一定成效。

——要衝擊！

游擊隊員們在這些時日內，成晝夜的緊張不安，懷疑和爭論，結果就由這一句簡短的話解決了。必須實行衝擊去佔領這座橋，不是從有防禦工事的東方，而從駐有德寇守衛隊入敵人後方去。決定穿過鐵路，渡到河那邊去。這就需要繞着走四十公里遠的路。游擊隊員達到西岸進入德寇防地的中心，就會有四面受敵的危險。在附近的維、波兩車站上和鄰近公路旁的克鎮上，一聽到橋跟前有槍聲，德寇立刻就會派強大的援軍到河跟前來。又怎樣可以贏得時間，使爆炸手可以安全工作呢？

：黎明時，幾個小游擊隊，往這兩個車站捉『舌頭』去了。他們從早晨一直走到深夜，才達到了目的地。

——老天爺呀，爲捉個『福利茨』，竟走了這麼遠！簡直快要到柏林去捉『舌頭』了，——黑頭髮，俏皮眼的活潑安得列假裝不滿意的樣子，一面嘟囔着，一面從一個滿面雀斑的上等兵口中，把包脚布掏出來，解開他的手。——你看，這真是個頭等舌頭，直叫喊了一路。

過了幾點鐘後，別的两个小游擊隊也回來了。三個俘虜完全證實了，這兩個車站上守

衛隊人數，恰與先前偵察所得的消息相符。爆炸「藍色橋」的計劃最終批准了。會議完後，被派定領導這次戰鬥的蘇聯英雄——游擊隊長拿一大杯菓子露喝了一口，就對尼古拉、彼特羅維赤爆炸手說道：

——不要緊，會像按樂譜奏樂一樣順利的。我們把全部音樂奏完時，你就來奏收場樂吧。
——不要懷疑，隊長同志。我們的和樂是會傳得很遠的。我們用炸藥來奏樂，炸藥是一種很響亮的樂器哩……

寂靜的三月之夜。游擊隊在林邊集合了。烈風刮着蒼翠的松梢，嗚嗚的響，壓下了其他一切聲音。一共有幾百個人，口令是用耳語傳達的。四個有力的游擊隊開始了長途的行程：他們穿過了鐵路。沿着「藍色橋」以北很遠的凹地走到河邊，小心翼翼地渡河，走上對岸。然後各分隊就分途去動作了。

兩次榮受勳章的格約爾基、費道羅維赤率領一個分隊，開往「藍色橋」以西的維車站去了。游擊隊員們悄悄地走近車站，在由該站通往「藍色橋」去的出口都埋上了地雷。往波車站去的分隊也作了這樣的工作。第三個分隊開往鐵橋以南，截斷了那條與鐵路平行的大道，準備炸燬大道上的幾座木橋，以便打破敵人由這條路派援軍之可能。

發出了衝鋒信號。機關槍嗒嗒的響起來，游擊隊的大砲轟隆不已。森林戰士們同時向兩個車站和克村的守衛隊一齊攻打。當游擊隊開第一排槍時，敵軍官兵還在睡覺。德寇狼狽不堪。游擊隊員把車站邊上的房子燃着了。在熊熊的火焰下，只見沒有穿好衣服的希

特勒匪徒東逃西竄，胡亂開槍。由遠方傳來了爆炸聲，這是公路上的兩座木橋炸壞了。車站出口處的鐵軌也飛騰起來。德寇莫明其妙。後來由俘虜口供中，才知道他們原來以為這是紅軍正規部隊已長驅直入，舉行進攻了。

此刻在「藍色橋」上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座橋已與德寇各守衛隊隔斷了。無論是由公路，無論是由雙軌鐵路，都不能通到橋跟前了。兩個車站上的守衛隊，在着火的各房屋中間亂竄，胡亂向游擊隊還射，自顧不暇，那還能管橋的命運呢。可是，與四周隔離的「藍色橋」邊却有人在哩。

還有游擊隊第四個分隊。這一隊人中有尼古拉、彼特羅維赤所率領的地雷手特務組。他們用自製的雪車載着炸藥，沿着輕鬆灰白的雪地行進。這個分隊渡過河後，就逕直向鐵橋走去。當那三隊人在兩個車站和一個村中開始轟擊德寇時，隱蔽在此地雪堆後面的游擊隊員也立刻出現，向「藍色橋」衝去了。手榴彈直向營房窗戶飛去。從後邊鑽到工事火力點跟前的幾個特務組，簡直敲起他們那緊閉着的鐵門來，毫不懷疑的德寇敞開自己的洞門時，自動槍的子彈就迎着燈光閃耀起來。營房上崗樓的機關槍響了起來，可是馬上又息止了，有一個游擊隊員攀着梯子上去，拿手榴彈把它炸毀了。營房中一共有一百七十個德寇，一個也沒有逃出來。幸而逃出游擊隊火力的人，也在營房爆炸時被壓死了。

地雷手跑到了「藍色橋」上。運炸藥的人緊跟在後邊。的確，一切都像按樂譜奏樂似的進行着。尼古拉、彼特羅維赤以主人的態度把橋觀察了一遍。每個爆炸手都確切知道，

什麼地方應當放炸藥。可見他們曾研究過這個美麗鐵橋底每一米遠地方。掩護組佈置防禦，以備不測。爆炸手敏捷迅速地進行着自己的工作。發出了信號：『離開鐵橋！』。幾分鐘後，全部戰鬥的『收場樂』就響了。轟隆一聲，把附近的地方都震動了。『藍色橋』已不存在了。被炸壞了兩處。安納多里、彼特羅維赤看看錶說道：

——比歸定的時間早兩分鐘！

黎明。下了撤退的命令。游擊隊員從遠方觀望自己工作的結果。橋拱壓破河上的冰面沈入水中了。主要的鐵路幹線不能爲德寇工作了。敵人的列車不能再沿着這條鐵路開往前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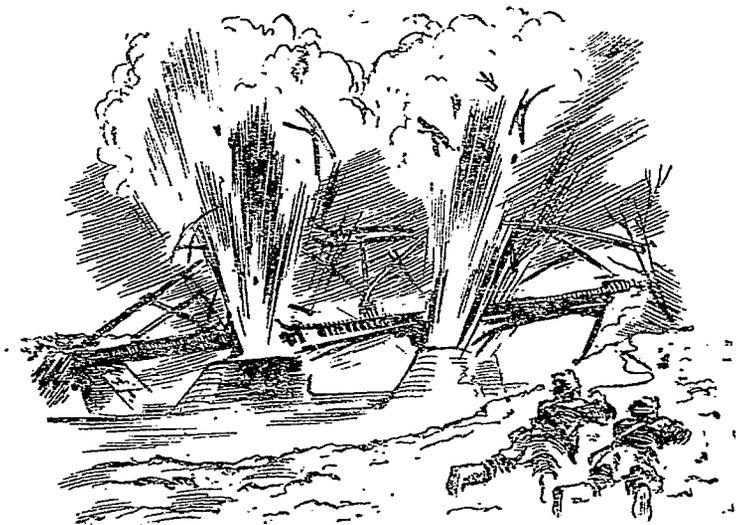
……空中有德寇摩托斷斷續續地哼嗎。只見樹頂上出現了一架飛得很低的『福克—伍里夫』號飛機。

——想起橋來了！——安納多里、彼特羅維赤說。

飛機在炸毀了的橋上空旋轉不已，大概是攝影吧。此刻，尼古拉、特機關槍手已把三角架支在小樹樁上。

——它的肚皮是鐵甲的，打也是白打，——周圍的游擊隊員們這樣說道。

『福克—伍里夫』號飛機中的人，大概看見了這一堆還沒有藏在樹林裏去的人，就陡然向上鑽去。機關槍響了。這架飛機馬上倒過頭來直往下衝。好似，機關槍手沒有打中它。飛機在空中打筋斗，既沒有出烟，又沒有發火，却一直往下墜落，摔到離炸壞的鐵橋不遠的一大



。了動震都方地的近附把，聲一隆轟。了響就『樂揚收』的鬥戰部全

堆雪上。游擊隊員跑到飛機跟前。從座艙裏跳出了兩個飛機師來。這兩個人企圖開槍射擊，可是被消滅了。第三個飛機師在舵輪前邊。他在空中就被打死了——子彈打中了他的後腦。

——打了一排子彈，就可榮受一枚『保衛祖國戰爭的勳章』，——隊長——蘇聯英雄與機關槍手尼古拉，握着手說。——德寇到天黑以前，是一點也不會知道鉄橋消息的了。

這架飛機在雪地上躺着，幾乎沒有摔壞的地方。

——可惜我們不能把它帶走好，把桶中的汽油倒出來吧。把機關槍、儀器都摘下來。從濁羊身上拔下一把毛也是好的！——隊長命令道。——游擊隊員非得戰利品，是不會往回走的。

過了三天，游擊隊司令部知道了以下的文件：「認為委員會對於恢復鐵橋期限所作的結論是不正確的，着令於三星期內將橋修好。要不分晝夜，進行修築工作。將軍克留格」。兩天以後，蘇聯飛機就轟炸了藉電燈光修橋的德國工兵。

渴望的爆炸消息傳遍了廣大森林裏的各游擊隊。大家都歡天喜地。只有一個人真不高興。他坐在地窖中，他那副南方人的光澤面容很漂亮，黑頭髮梳得光光的，可是滿面愁容。

——這樣的橋，這樣的橋，——他憂悶地嘆息道，——却不是我炸燬的！哎呀！我爲什麼到軍醫院裏去了呢！哎！里昂那爾得、蓋爾西亞的命運真是不好！

——你怎樣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剛進地窖來的一位戴羊皮高帽的人，走到這位愁悶的爆炸手跟前問道。

——里昂那爾得、蓋爾西亞！

——我們曾在瓜達拉哈拉見過面吧……

(四) 舊友重逢

……里昂——游擊隊員都這樣稱呼他——好像被蜂螫了一下似的跳了起來。兩眼釘着那走進地窖裏來的生人看了一瞬。這個人中等身材，肩膀寬大，兩眼炯炯閃光，留着一點金黃鬍子。

——噢……噢！——里昂驚嘆道？——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啊！你留了這個鬍子！我不能馬上認得……噢！——我看見你真高興。你還記得我們的隊長魯加亦將軍麼？

——里昂，你並沒有變樣，——生人答道。——我今天就把鬍子剃掉……我看見你也很高興。魯加亦將軍……里昂底朋友忽然出人意外的背誦道：

他還活着。如今他在烏厄斯加城下。

兵士們在疲憊地睡覺。

阿拉梗月桂樹的綠葉悲哀地罩着他，

隨風飄搖。

——他還活着麼？真的麼！？——里昂驚問道。

——不是，——生人搖頭答道，——我只是背誦了一段詩。他被德寇砲彈爆炸炸死了……

里昂，里昂，這次見面真是喜出望外啊！他們爲湧起的感情所激動，忽然彼此擁抱起來。他們接吻，互相拍着肩背，歡笑不已。在這幕熱烈友愛的歡聚中，只聽里昂高興的叫道：

——噢，噢！噢，噢！

里昂：里昂：我們似乎是在什麼地方也聽到過這個名字。不錯，這就是他。我們從軍用皮包內取出了一份疊成四折的報紙來。這份報紙還是我們在飛機場準備往布良斯克森林飛行的前一夜得到的。可是這一段在什麼地方呢？呵：是在第二頁上登載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獎賞游擊隊員的指令中寫着：

「里昂：參加游擊鬥爭，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者，英勇殺敵屢奏奇功，茲特授予紅旗勳章以資獎勵」。

噢：噢！——當我們用鉛筆把報上這幾行字標號出來，交給這位黑眼珠的青年看了以後，他這樣驚喜地叫道，——這一天的喜事太多了！

：——恭賀我親愛的朋友，——生人說道，——要喝你一杯舍里酒才好：你還記得，我們在瓜達拉哈拉近郊喝過這種酒嗎？

里昂在布良斯克森林中究竟遇見了什麼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須回想一九三七年間，西班牙共和軍；英勇捍衛祖國，抵抗德意武裝干涉的情形。

這是瓜達拉哈拉附近的事情。里昂曾在國際旅中作過戰。有一次，他的隊伍在激戰之後，實行反攻，把敵軍從一個村中擊退了。

過了半點鐘，魯加赤將軍來了。他聽了里昂的報告後，就微笑着同他握握手，說道：

——好孩子，你打意大利人打得多漂亮，你作這個很得手。你再去打下一個村莊吧：

里昂又佔領了一個村莊。此次，前邊有一個大鎮，駐有強大的敵軍。里昂底隊伍奉令防守，以待援軍到來。晚上坦克開來了。從頭一輛坦克甲板口內，露出了一個金黃頭髮的坦克師來。他跳到地上了。里昂走到他跟前與他緊緊握手。他倆悄悄地走到村邊的石房跟前，用望遠鏡觀察地形。隨後坦克師就坐上裝甲車作偵察去了。

瓜達拉哈拉：棕色灌木叢生的高原。粉紅色的石頭，佈滿塵土帶刺的野草，高高的天空中懸掛着淺綠色的星辰，靜靜地閃耀着，黃色的明月皎潔，好像古代武士携帶的銅鍋那樣光亮。坦克師聚精會神的望着面前的景緻，又想起了別的地方，陡立的河岸上長着銀色樺樹，靜靜的河水悄悄地流着，從幼年看慣的月亮射出微藍的光亮，照着高高的青草和寂靜的蘋果園：他是自願戰士的資格，冒着無數危險，單獨來到這裏的，此時他已喜愛了這個崇山峻嶺、赤日炎炎、沿海風景幽美、暖風拂拂的國家了。

過了兩點鐘，坦克師轉回來了，與里昂一同把地圖看了很久。兩位新朋友把這次作戰的計劃最終確定了以後，才坐下吃晚飯。里昂命令把二十年的老舍里酒拿來。他們舉起盛

滿芳香美酒的小杯子對飲以後，里昂帶着發問的神氣望着坦克師，顯然是等待他批評這酒好不好。坦克師咳嗽了一聲，用俄國話說道：

——Marro。

——Mallo？里昂用西班牙話驚異地問道。

他又拿出一瓶來，把帶着深窖氣味的草套去掉，打開瓶子，又斟上一杯。坦克師又飲了一杯發光的好酒，又用俄國話說道：

——Marro！

所有在座的人都驚訝起來。

——里昂掃興了，面色發紅，就用西班牙話叫道：

——Bueno！——並以手勢向坦克師解釋說，這酒再好不過了。

於是這個誤會很快就弄清楚了。『Mallo』按西班牙話是『不好』的意思，而『Bueno』則是『好』的意思。坦克師原來很讚美西班牙的好酒，他說『Marro』，意思是只嫌酒杯太小而已。他倆就互相拍着背哈哈大笑，並馬上換了大茶杯，又喝了一陣。坦克師把裝飾得花花綠綠的琵琶琴絃調好，唱起自己祖國底沉長動人的歌曲來……過了一天，在瓜達拉哈拉附近，西班牙共和軍舉行的著名進攻開始了，意大利的兵士却忘了自己師團底威武名稱，倉惶竄逃了。里昂所領的步兵沿着堅硬的石地，跟着猛進的坦克向前進攻，

克服了前面的大鎮：然後，坦克隊開往戰線其他陣地去，於是里昂就與自己的新朋友別離。他們順便告別，又溫柔又大方，真是男子別離時的神氣，都說着笑話來掩飾彼此依戀不舍的心情，他兩個都是很忙迫的。當坦克已隱沒在風塵中不見時，里昂一人孤單單地高聲自語道：

——同他一同打仗，一同喝酒，都很爽快。他的心是寬厚的：

生活將他們分散了。里昂到了生長銀色樺樹的國家裏，這個國家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他是個教員，在西班牙兒童院工作過。德蘇戰爭開始了，戰鬥的驟然變動竟使里昂來到了布良斯克森林中。此刻，兩個朋友又遇見了。坦克師現在是游擊隊司令部參謀長。里昂成了爆炸手。這種技能，他在師範大學裏並沒有學過，可是他在西班牙游擊隊底優良學校中受過訓練，西班牙的游擊隊員還是於一八二二年，已成爲俄國游擊隊員的親密弟兄了。

：數日以前，三個游擊隊員——其中也有里昂——奉到命令去炸燬德寇運送軍隊和軍火的列車。列車將于一定的時間，經過鐵路上一個極便於埋地雷的地段。夜間。里昂協同自己的同志們，踏着沒過膝蓋的雪堆，走到了目的地。四外寂靜無聲。他們迅速而巧妙的幹起來了。他們悄悄地一連埋好了三個反火車地雷。工作差不多已經完結了，忽聽得一陣槍響，德寇巡邏兵喊叫起來了。里昂焦急若狂。爆炸手還沒來得及把地雷掩蓋好，此刻，德寇當然會把地雷起掉的。

怎麼辦呢？還可以從別的地方走到鐵路跟前去。但是里昂手中只剩了一個反步兵地雷

了。這個地雷底爆炸力，當然是足以炸翻火車的，然而又怎樣來把它改造成爲在鐵軌下適用的地雷呢？原來，反火車地雷是藉列車走過時，鐵軌微微彎下的壓力起作用的。地雷的帽釘一受到壓力，德寇就會騰空的。反步兵地雷的構造却是另一個系統。這種地雷是要靠人脚或車輪壓擠其頂蓋才會爆炸的。這種壓力至少要把頂蓋壓下一種，地雷才會爆炸。而鐵軌被列車壓下的凹部至多不過六七耗。里昂在離鐵路不遠的森林裏躺着，想起了這一切普通技術的細節。

究竟有什麼辦法呢？明知德寇列車將要安全地開到戰線去，難道就空着回去嗎，里昂咬緊牙齒想道。然後又把眉頭一皺，終於微笑了。辦法找到了。首先就要離開德寇喧嘩的地方。當巡邏兵的槍聲還沒息止時，里昂就與自己的同志穿過密林走了。他們沿着鐵路旁邊，直向西走：

游擊隊員走到了目的地。他們向右邊一轉彎，就走到鐵路旁邊了。里昂在離鐵路不遠的一些老大橡樹中間的一個僻靜處所，蹲在一個大樹樁旁邊，開始改造自己的地雷。他想到把這個地雷改造成反火車地雷。地雷信管是圓柱形，其中設有撞針，撞針藉彈簧的力量，撞着引火帽。保險機一移動，彈簧就會起作用。最難對付的就是這個保險機了。

里昂想把地雷改造成得很好，以便鐵軌稍一彎下，即可使它爆炸。他把地雷頂蓋弄薄，在上邊割一個洞以便把保險機放到極限。現在只要保險機稍微一移動，里昂用眼睛斷定這個距離，——不惟不能去炸火車，反而會把轟炸員自己炸死。可是要趕快才行。時間快完

了。列車快來了。里昂極小心地把地雷埋在鐵軌下。「若一失手，那同志們就會說：『去世的里昂，我們是認識的』，——爆炸手一面埋地雷，一面這樣想道，到也覺得很滑稽。

——我拿着這個木匣，比人家拿最貴重而最脆的花瓶都更謹慎小心。

一切都辦妥貼了。游擊隊員爬到了森林裏去，焦急萬分的等待着。過了一點鐘。忽然聽見火車的響聲。里昂緊張地等着。他的地雷要受考驗了。列車的響聲越來越近，最後，轟隆一聲響了。車箱碰撞聲，木板和鐵片折斷聲，德寇叫喊呻吟聲，都混成爲一片的轟鳴。

——反步兵地雷變成萬能地雷了！——里昂簡單作個總結，向同志們這樣說道。

三個歸營去的游擊隊員，走進黑暗的森林中不見了：

——這都是好事情，可是我的朋友總得把鬍子剃掉才是！

地窖裏的人哄然大笑。里昂穿上半身皮襖，走到桌前，望着我們從軍用皮包內拿出來的那一卷報紙。

——等一等，先不要着忙？——他高興地說道。——還說不定是誰應該請喝舍厘酒哩！

里昂把那卷報紙上的第一份向面前一拉。大家都看見了嘉獎游擊隊員的指令了。爆炸手指着一個人底姓名說道：

——我老遠就看見了！——他滿面喜色，看着自己的朋友高聲說道。——是你得了紅旗勳章。

果然不錯，我們都讀過這段熟識的詞句和「謝爾傑、雅科維列維赤、爾」的名字。這種巧合似乎是令人難信的，可是其中却有一種自然的，象徵的聯系。如果他們的偶然會面竟成了互相慶賀他們公民榮譽的聚會，就可見這兩個人在短期相會後，多年的別離時期內，設身處世都是坦白而純潔的，可見他們都同樣英勇地走了戰爭的道路。

：我們大家一同往游擊隊理髮所去給謝爾傑、雅科維列維赤剃鬍子。在一個小地窖門口，站着一個身材不高的瘦子，戴着鴉耳帽子，穿着毡靴，背着自動槍。他一見我們向他走過來，就指着地窖門說道：

——請進！

地窖中異常清潔。一面牆上掛着一個鏡子。鏡下放一個小條几，上面擺着香水瓶、木梳和發光的德意志銀質的刮臉器具。對面牆上掛着幾張畫。有一張，大概是集體農莊的畫家畫的，上面畫着一個村莊，有些好看的住房，在老遠的路上有一羣牛，還有一座跳傘台。——這是別索赤諾也村的風景寫生畫，——愛說話的理髮匠看見我們在看那一張畫，就這樣解釋道。——現在德寇把這座台當絞架用了。我有一次去作偵察，親眼看見過。

大家都互相望望。里昂的面色發青了，他緊緊握起拳頭。一陣沈默：同時理髮匠仍繼續巧妙地揮着剃刀，頃刻之間謝爾傑、雅科維列維赤底鬍子就剃光了。他與里昂一同走了……

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坐到了理髮匠跟前的椅子上。

——你是從莫斯科來的嗎？——他帶着真正理髮匠的態度，熱心地招待這位主顧，戰前我在雷賓斯克城工作，聽說過這個大城市吧！……刮得不痛麼？：我叫尼古拉。我在那裏一個「美術」理髮館當過經理，生意真大，有六面鏡子。不是吹牛，凡是有名望的人都到我那裏去刮臉。

——你們這樣漂亮的刮臉器具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我打死了一個討伐隊的軍官，就把他身上的刮臉器具拿來作工。對不起，我們拿戰利品來工作，——尼古拉一面抱歉的說着，一面帶着濶氣的樣子，在磨石上磨着剃刀。游擊隊的理髮匠給主顧刮了臉，用熱手巾給主顧擦臉，噴香水，並且講了些新聞。然後問道：

——你在這裏還會住很久嗎？

——我們明天要往遠處去，到波區去。

——往波區去嗎？你們到那裏一定會聽到「黃毛鬼！」。

(五) 一個德國爵士底封地

：「黃毛鬼」是什麼人？因為有人叫尼古拉馬上去見隊長，他連一句話也未來得及回答我們，就走了。真悶氣！「黃毛鬼」這個兇惡的名字究竟是指什麼人，還是指什麼東西呢？要過兩天以後，我們到當地時，才會把這個疑問弄清楚。汽車已在西大路上等着我們。沒有時間再尋問了：

我們熟識的塗成白色的「M」牌小汽車又沿着凸凹不平的雪地顛簸起來。又像我們以前從飛機場乘這輛汽車往司令部去時那樣，一陣濃厚的松脂油氣味撲進鼻子裏來。不過此刻已不覺得這種氣味奇怪了，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了它的來源。小路兩旁排列着高大的松樹，幾乎每棵松樹上都有像箭頭般的割痕，箭頭向下，箭尾向上。原來這就是取松脂油的割痕，——把纖維割斷，汲出汁液或脂膏。從樹身上的割口中滴出無色透明而帶香味的黏汁來。這種黏汁就是松香化成的溶液。

——用這種松脂油來開汽車，我每點鐘可開七十公里，真妙的很，當然不是走這樣的路，——汽車夫米哈依爾一面說，一面揚揚得意地轉動着舵輪。

我們所乘的「M」牌小汽車，也是用純粹「法國」松脂油開動的，游擊隊員奪獲汽車

時，就用這種燃料來開動，並且在森林裏的路上還跑得很快。從德寇佔領的一個小城市中逃到游擊隊裏來的化學技師謝明、雅科維列維亦組織了一種簡易的製松脂油的生產。我們看見了他的一處生產設備。把松管盛在銅甌裏，銅甌裝置在火爐上，銅甌一端是與冷器相連接的。銅甌上有兩個管子，一管是出松香的，另一管是進水的。銅甌蓋封得很嚴密，爐中燃起火來，蒸溜松脂油的過程就會不斷地進行着。這個方法並沒有什麼祕訣。這種松膏製法，初看起來固然是很古怪的，然而世界各國都通用這種小手工業的方法。

游擊隊的汽車上汽油是不需要汽油證的，因為有的是燃料，而且汽車夫們都誇獎這種燃料不錯。謝明、雅科維列維亦是最熱心於林藝化學的人。他不只製出松脂油和松香，而且還設置了木炭生產爲打鐵之用，又製造了擦車輪的松油和很純淨的樺樹油：

每個游擊隊員都有魯濱孫那種積極活動的精神，善於想方法，觀察周圍的環境，利用一切，來進行嚴重鬥爭，而度困難的生活：人們到了森林中就如同漂流到荒島上一樣。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的光陰度過了，現在幾乎凡是賴以生存和殲滅敵人的一切都是他們親手做成的。當我們還在想像游擊隊員積極活動的果實時，我們乘汽車行進的途程已經走完了。

——到的很快嗎？——汽車夫肯定地問。——真好像火燒尾巴一樣飛跑，——他得意地把「M」牌小汽車底冷却器拍一拍。

我們又換乘雪車往前走。前面有一條小河。這些地方的雪已經溶化了，我們沿着—

條鋪墊成的小路走上了一條長滿老大古樹根的路。這些老大古樹幾乎像牆壁一般聳立在寬敞的路旁，有些地方竟變成了林中的深谷。一道光亮的青天，高高懸在我們頭上，但是兩旁却是黑暗的，上面閃耀着日光，正早白天，而下邊却已開始了黃昏，似乎快到了晚上：到了波區。我們的旅行到頭了。來到了卡子上。崗兵低聲問了一句，我們就把司令部所在的地窖門打開了：我們一走進門去，首先就看見一個頭髮蒼白，鮮血淋漓，衣衫破襤的女人。她的臉上和手上都有很多血痕。她低聲呻吟。她那一對痛苦的眼睛帶着懇求的神情：

——這是誰幹的？

——是「黃毛鬼」幹的！——安得列、謝爾傑維奇游擊隊長這樣答道。

有一個德國爵士，他的姓叫起來很是難聽，也不知是姓波費爾科爾恩，還是姓奧別爾科爾恩，誰都不願意叫他的姓，附近村莊的農民就稱他爲「黃毛鬼」。這個德國人很瘦，面色慘白，長着稀疏的棕色頭髮，他剛一來到此個蘇維埃農莊裏，人們就給他起了這個兇惡的名字。爵士把蘇維埃農莊全部田園巡視了一遍，察看了各種建築，在菓園的蔭道上走了一遍，看了看俱樂部房子，然後他走到有一隻木腿的守院人波羅郝爾跟前，彈彈舌頭用德國話說道：

——達斯，伊斯特，考洛薩里！翁得爾巴爾！（這是多麼宏大啊！妙極了！）

波羅郝爾是個老軍人，還在上次大戰時，在卡爾帕特山戰線上打斷了一隻腿，他懂得

些「他們的話」，——他自己這樣說的，——所以明白了那人說話的意思。爵士走過後，他向着爵士背後低聲唾罵，嘟嘟囔囔說道：

——「黃毛鬼」高興起來了。看見人家的好東西，就饑得流口水！：

爵士回轉頭來，看見老漢滿臉憤怒神色，就慢慢走到他跟前，用帶着羚羊皮手套的拳頭，一拳把他打倒了。這個德國人到蘇維埃農莊中第一天的行動就是這樣開始的。不久，游擊隊員就知道了，德國農業部遵照希特勒底特令，寫了賜予契約，將這個蘇維埃農莊賜予「黃毛鬼」為私有產業了。

過了兩個星期，一輛陡頭汽車開到了爵士用作住宅的俱樂部門前，從車裏爬出了一個肥胖太太和一個十五六歲的滿臉凜凜的少爺，這就是「黃毛鬼」的家眷。

在這兩星期內，爵士忙不開交。距蘇維埃農莊十五公里的一個城中德寇城防司令下令說：「凡下列各村（往下就舉出各村的名稱）擁有牲畜的戶主一律應帶同牲畜歸「奧斯特瓦里得」封地支配」——所謂「奧斯特瓦里得」，就是蘇維埃農莊改換的名稱。德寇一隊兵士來到各村莊裏，把農民惟一的一頭牛和家禽都奪去了。凡不自願繳出牲口的人，不是被絞殺，就是遭毒打。凡是企圖保守自己財物的人，其房屋都被焚燒了。德國丘八把農民所有的羊，馬，豬連同農民自己都一齊趕到蘇維埃農莊的院裏去了。爵士既得到了牲畜，又得到了勞動力。他站在俱樂部門前台階上，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對婦女，兒童，老人們宣佈道：

——你們完全成了我的私有物。要趕快工作。石涅里，石涅里！（趕快！）

然而，德寇覺得這還不夠，於是德寇城防司令又下了一道命令：「着令蘇維埃農莊周圍各村的居民一律遵從『奧斯特瓦里得』之要求，立刻爲之白盡義務」。於是在鄉間又恢復了農奴制度，這種制度甚至此地最老的人也是不記得的。爵士在這裏大享其福，成百的俄國人替他工作。他們由於飢餓和拷打，慘遭死亡。胖太太一見不稱其心意的婦女，就氣忿忿地打她們的臉。爵士帶着羚羊皮手套，見人也不言語，捏起拳頭就打嘴。滿臉癩癩的德國小子常把少女們擰得身上出血。鞭笞農民成了家常便飯。在封地上駐紮有一隊警察，有二十名。此外還有十名帶自動槍的德寇丘八保衛爵士的住宅。兩個自動槍手跟隨着「黃毛鬼」，好像影子一般，寸步不離。

我們未到波區的前一天，爵士立意乘雪車遊玩，強派六個女子拉着雪車跑。這似乎是令人難信的事情，可是有一個備受折磨，渾身鞭痕，兩腳受傷的女人，就在我們眼前坐着。很難解釋，爲什麼爵士竟想到這種狂妄的舉動。莫非他想着俄國受奴役的人力車夫，會滿足他那要坐快車的慾望，隨便消遣？莫非他想要在這個大封地上顯示自己的威權，想證明證明，他在這裏對於自己的奴隸有生死予奪之權？想必是「黃毛鬼」立意要盡量蔑視蘇聯人民，踐污他們忍受了一切而保存起來的人格，把他們當成禽獸看待：

地窰裏寂靜無聲。那女人嗚咽地說道：

43
——強迫我們拉雪車。他們——他，他的德國女人和可惡的擰人小子都坐在雪車上，大聲叫喊，抽着鞭子。可是我們的脚好似長在地上了，一點也跑不動。真可恥啊！我們是

人啊！他們就用鞭子抽起來了。把大家都抽得身上起了青紅的鞭痕。有些人忍耐不住了，拉着雪車往前走。可是我實在跑不動，氣得要死，我又懷了孕，快要生孩子了。老天爺呀，多麼難過呀！把我渾身都打出血來了，又把我解下來，拋到草棚裏去了。夜裏我從那裏逃走了。現在我想跟你們在一起，你們不會拒絕吧？這裏有很多同鄉：你們若是把那個可惡德國鬼子攻打一頓，那就好了：

安得列、謝爾傑維奇站了起來。兩眼含淚，而他也不勉強遮蓋他的眼淚。

——各位隊長同志們，——他堅決地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安娜斯達西婭、瓦西里也福娜底戰鬥命令嗎？我們今夜裏就要執行這個命令。

在游擊隊司令部裏早就存有一張粗紙，上面仔細畫着「黃毛鬼」封地底圖形。內外防守的地方和崗位，都用十字符號記上了，並且註的有字：

一號福莉茨

二號福莉茨

三號福莉茨

四號福莉茨等等。把這個地主的全體衛兵都準確編成了號碼，現在只要給每個衛兵都派兩三個游擊隊員去「照料」就行了。

……夜間。游擊隊員早已穿過林緣，經過幾個村莊，快到蘇維埃農莊跟前了。大家都確切知道自己要作的事情。有許多黑影從圍牆四面，好像從地裏鑽出來似的，一下子出現

了。他們無聲無響地向各崗兵撲去。把福莉茨預先分配妥當，是有相當幫助的。一槍也沒有響。當一個憲寇挨了一腰刀，正要昏倒地上時，另一個游擊隊員就輕輕地扶着他，慢慢把他放到圍牆下，免得他自己倒在地上，發出響聲。寂靜無聲。永久放下自己武器的自動槍手們都躺在雪地上，再不作聲了：

游擊隊員鑽進了蘇維埃農莊：被擋住了喉嚨的崗兵喘了一口氣，就完了。登時寂靜無聲。游擊隊員進了爵士底住室，踏着毛茸茸的地氈走去，聽不見一點腳步聲。客廳裏燈光明亮。牆上掛着爵士祖先的像片，都鑲着莊重的框子。像片上的人都是翹着嘴唇，戴着一個獨眼鏡，瞋瞋地望着，豬頭豬腦，穿着條頓騎士團時代的鐵甲，顯得很不相稱。在這些雅利安人底列祖爺爺奶奶像片前邊，是一個傻瓜底像片，他那低額上蓋着一縷頭髮，留着一點點傻公子慣留的鬍子，兩個像玻璃似的眼睛瞪着。在蘇聯土地上有了一個德國人底家庭！：

游擊隊員又往前進。走過飯廳：到了寢室裏：一片黑。爵士與他的太太睡在這裏的一張大床上。游擊隊員一聽到他們的鼾聲，就在頂子床前站住了。手電燈的弱光照着地主的慘白面孔和太太的重下顎。寂靜無聲。游擊隊員一聲不響地望着：這就是從德國來的老爺階級精選人種的代表。這就是來到我們這裏，為強迫俄國農民拉雪車的那一對夫婦：

爵士驕地醒來了。他睜開眼睛，默然望一望圍在他床前的人們。額上漸漸流出了一陣

陣的大汗，嚇得兩眼瞪着。游擊隊員默不作聲，而爵士已開始發抖了。只見他在被子裏面顫抖得像患瘧疾一般，他的頭搖擺起來了。

隊長低聲說道：

——該起來了！

爵士目不轉睛的望着游擊隊員，慢慢起床，忽然又把一隻手伸到枕頭下去，想掏出所藏的手槍來，但是沒有成功。「黃毛鬼」的手被反綁起來了。聽見了槍聲。過了一分鐘，一個游擊隊員來到隊長跟前報告道：

——這個母狗的兒子跳到窗外，放起槍來。我們把一切都辦妥貼了！

然後，又從隔壁房內帶來了管事的。隊長看他一眼。原來他倆是同鄉。

——哼，今天竟然同你會面了。你這個法西斯蒂底走狗，去把財產指給我們，按單據交出來，我們給你和爵士兩個收條。

發抖的「黃毛鬼」和管事的都被押着經過菓園往糧倉和庫房走去了。直到天快亮時，游擊隊員還在「接收爵士底財產」。把牲畜都趕到森林裏游擊隊的牧場去了。此刻，開到了十來輛雪車，把糧食，肉，油都裝到了車上。又逼着爵士把所有存放掠奪的珍貴物品之秘密地方都指出來。

蘇維埃農莊的全體工人都起來了。一大羣人奔往爵士底住宅裏，把監視胖女人的兩個游擊隊員硬擠到一旁。德國的女地主落到了農婦們手中了：



…了來醒地驚士爵…

把財產接收完結後，隊長向兩個自動槍手——游擊隊員說道：

——接收財產的字據寫好了。你們把收條交給爵士和管事的二位老爺吧。

在寂靜中響了兩槍：

游擊隊曾把哨兵幾乎派到城跟前，從那裏飛馳而來的交通員報告道，營房裏的德國兵士上汽車了。可是德寇遲到了。最後一組游擊隊員也已進入森林。蘇維埃農莊中的全體工人都與他們一同走去：在司令部地鑿近旁的空地上，隊長在一隊新補充的隊員前面，向安娜·斯達西婭、瓦西里也福娜說道：

——你的命令執行了：

我們看見，這個備受蹂躪的女子現在高興得流淚了。

：過了幾天，我們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又經過了夾谷般的林中長途，又是粉紅色的雲霧籠罩着河流，又是透過老大松樹枝葉的太陽：我們來到舊地點了。雪車走到西邊的小路上，趕上了那個著名的爆炸手。他把我們走後這些時日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一一敘說了以後，又說道：

——還有，昨天瓦麗又回到這裏來了。你們知道她麼？

——不會有的事！一星期前，我們在「大地」一個軍醫院中看見了她。她還不能走路哩：

(六) 瓦麗底歷史

：不錯，這是真的。瓦麗又在布良斯克森林中出現了。

可是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她怎能轉回來呢？

爲什麼她離開了軍醫院呢？

過了一兩點鐘，我們才得到了對於頭一個問題的回答。瓦麗忽然在通至司令部的小路上出現了。這是當我們起程往波區去以後，又過了一點鐘時所發生的。她走到一個木房近旁，遇見了一個從她的老隊伍中乘雪車來的游擊隊員。瓦麗同他低聲說了幾句話，也沒有到司令部去，就坐上雪車。她的同行者把鞭子一揚，雪車沙沙地響起來，他們就不知馳往何處去了：這都是當時在司令部門前值日的人告訴我們的，他很認識瓦麗的面貌：

當她在莫斯科領得戰鬥勳章時，我們就見過這個少女游擊隊員，知道了她的歷史。在我們飛往布良斯克森林的前夜，有人告訴我們說，瓦麗如今在靠近前綫的一個小城市的軍醫院中。我們正是要往那裏去的，次日，我們已站在病房的一張床前，只見床頭旁邊放

着一枝新自動槍。這是著名的M1917式自動槍。在槍托上釘着一個四方銀片，上邊刻着：「獻給我們蘇維埃祖國底英勇女兒——布良斯克森林的女游擊隊偵察員瓦麗、斯」。當時她悲傷地望着她所領得的這個武器。

——我還沒有用它打過一次哩！現在我周圍都是些朋友。可是，有了這樣好的自動槍，早就應該回到自己隊伍裏去，到有敵人的地方去才對。

布良斯克森林中的人都知道瓦麗。先前布良斯克城的居民凡是到過儲蓄銀行的，都知道她。在掛着「收付存款」牌子的小窗中，常常看見她那漆黑的捲髮，翹翹的鼻子和含着嚴厲固執神情的眼睛。在德寇進布良斯克城的前一天，這個姑娘就離開城市不見了。她的母親還在此以前就往東方去了。

瓦麗在布良斯克森林中時，備置了一個很整齊的筆記本，封皮是自己用樺樹皮作成。她將自己的戰鬥生活，都分門別類，規規矩矩記在這個本子上：消耗了多少子彈，打死了多少德寇，作過幾次偵察等等。真好像記在流水簿上的「收入」「支出」一樣。

——收支的差數，總是對我有利的，——瓦麗得意地說道。

這個姑娘在森林中大患腿痛病。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病症，是風濕病呢，還是別的病。有時走起路來，竟會跌倒。那時從林中還有一條路與紅軍部隊相通。同志們都勸她請求到「大地」上去醫治，可是她對這種勸說，却連聽都不願聽。一天早晨，她腿痛得不能從地窖裏的草舖上起來。一連躺了好幾天，雙腳不能移動。當她的腿痛稍輕，已能走動

時，隊長就下令，送她到「大地」去醫治。她却堅決謝絕了。但是又下了一道命令。用雪車把她同兩個受傷的游擊隊員送走了。他們到路上，寄宿在一個村莊上的「游擊隊住宅裏」，這個村莊裏還沒有德寇。到翌日早晨，在房裏已看不見瓦麗了。過兩天後，她又再在隊伍中出現了，她挨了兩天餓，手指頭也凍壞了。她說道：

——我不願離開隊伍到任何地方去。腿好些了。若是再趕我走，那我就一個人到森林裏去作游擊鬥爭。

她留在隊伍裏了。她的腿有時仍然縮筋，可是她極力掩飾，不使任何人看出她的痛苦來。她常常出發作偵探，到過布良斯克城裏幾次——執行了各種重要的任務。隊長知道，這個不愛說話，眼色嚴厲固執，切齒痛恨德寇的姑娘，是能作出很堅強剛毅人所能作的一切的。

有一次，德寇轟炸了森林，一個炸彈落在離瓦麗不遠的地方爆發了。她身上並沒有傷痕，只是覺得耳朵裏響得厲害。第二天，這種響聲沒有停止，再過兩天，還是沒有停止，而且以後根本就沒有停止過。瓦麗聽不清楚了。光陰一天一天過去了，她竟不能當偵察員了。她開始失去辨別聲音的能力。她聽見乾樹枝的響聲，竟以為是風聲。甚至連滑雪板滑雪的響聲和雪車走過的聲音，她都分不清楚了。

她暗中宣誓過：當野蠻橫行，令她憤怒的德寇還盤踞在布良斯克森林周圍時，她是決不離開這個森林的，而現在却要遵照命令飛往後方去了，——她一想起這點，心中就難過。她在這幾個月內，看見了許多傷心的事情。她每看見附近各村中受折磨的人，就痛哭

不已。她到討伐隊蹂躪過的村莊去作偵察時，看見被槍殺人底屍首，就默然痛心。她看見過房屋被焚，烏烟燎繞，傷心慘目的情形。她撫摸過孤兒的頭髮而心碎腸斷。有時，她覺得這一切目不忍睹的情形，都似乎是一場惡夢，只要竭力使自己醒來，這種惡夢就會消失的。可是周圍一切依然還在。所以當她行動起來去作偵察，暗殺德寇崗哨，窺探敵人司令部的時候，她就感覺到復仇的快樂，因為她現在就是為復仇而活着，她這樣厲害仇恨敵人，有時竟使她自己也很驚愕。

可是她耳朵裏那種可恨的響聲，竟奪去了她很多的戰鬥技能，而最主要的是不能再住在自己故鄉布良斯克城近旁森林中了，她很熟悉這個森林，就像知道自己的家一樣，從這個堡壘中可以每天去打擊德寇，覺得自己是為酒在這塊豐美而悽慘土地上的血淚而復仇的人。終於把瓦麗送到後方去了，她服從了命令，但是不久，她又回到自己隊伍裏來，又來往越過戰綫。一個寂靜的夜晚，當她企圖返回自己隊伍去時，德寇巡邏的自動槍手打傷了她的頭部。她爬到一個窪地上，躺了一天，可是已經沒有氣力再往前走了。她只好往回爬。紅軍偵察員把她帶走了，她在軍醫院裏躺了一個半月。有一次，醫生查看病房時，看見瓦麗底病床是空的。瓦麗覺得自己的病已經輕些，就把自己的東西——手錶，短皮衣和皮靴留下，而離開軍醫院不見了。她走到一個航空隊裏，那裏的人都認識她，當有飛機飛往游擊隊區去時，她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她坐上飛機了。可是飛機不應當在森林的飛機場上着陸，而只是飛着把東西『往下拋』，因此半聾且病的瓦麗就用保險傘從高空跳下來了。

當她落到地上時，竟已覺得什麼也聽不見了。這次從空中跳下的結果，把她完全弄聾了。她再不能作偵察工作了，遂決意當爆炸手。她已學會佈置地雷，知道怎樣用連燃引火線來把幾個炸彈聯結起來，知道怎樣製造燃燒管。不久她就炸毀了頭一座橋樑，固然這是一座不大的木橋。可是，那些爲背後的爆炸所嚇倒的德國守衛隊是如何驚慌竄逃呵。而瓦麗躺在離這個橋二百米達遠的小楓樹林裏，看見了這種情形。這一天成了她生平的紀念日。晚上，她在地窖裏很歡喜，同大家說笑話。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她覺得很不好過。頭痛得不能忍耐，腿也不能走動了。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起來，然而當她奉到叫她往『大地』去的命令時，她仍然答道：『不去』，並且沒有遵行這個命令。她的病好了一些，可是游擊隊醫生說，這是暫時的。

於是，人們就威脅她說，如果她這次違犯游擊隊紀律，那就要把她逮捕起來並交法庭審判：過了一星期，她已到莫斯科，進了耳科醫院。她醫治了一些時間，病狀稍癒。在克利姆里宮裏她領得了勳章。莫斯科一個工場的工人贈她一枝自動槍，就是放在床頭前邊的這枝刻有她的名字的自動槍。她曾在青年團員大會上發言，講述游擊戰爭的情形，然而她的心總是在布良斯克森林中。

她總想住在靠近布良斯克森林的地方，因此她來到這個靠近戰線的小城裏了。她在此地軍醫院又繼續治療舊病。然而腿痛仍是遷延着，總不痊癒，因此瓦麗就日益愁悶起來。沒有允許她回隊去。



瓦麗在軍醫院裏

——不管怎樣我也要逃跑，——
瓦麗勉強微笑着說。——我總忘不了
布良斯克森林。我沒有權利不立刻到
那裏去。

在她床旁邊的椅子上放着幾本
書。這些書都是論述布良斯克森林的
——有地理的概要，歷史的研究和小
說。

——你看，我正讀這些書，這是從
莫斯科得到的。你們知道，什麼是
布良斯克森林麼？！

布良斯克森林：遮天蔽日的大森
林，在古代有尚武的斯拉夫族底維梯
契人移居於此。他們建築堡壘，設立
關卡作爲自己的邊界。

在邊界上的森林始終是維梯契人
底天然同盟。它在無邊的曠原上，蔓

延數百俄里。在古代，布良斯克森林與木羅木森林聯成一氣，按史家的說法，這是『森林之國』。

布良斯克森林界內的各個城市，是我國最古老的城市。這些城市自產生時起，就是保護斯拉夫村莊的堡壘。在一千年以前，在這些遮天蔽日的古森林中，響了第一斧聲，老古樹倒在我們祖先的腳下了。飛鳥驚叫飛散，野獸嚇得逃往森林深處，躲開這個覺醒了的森林。

各城的名字本身就證明它們很久以前與森林是有聯系的。加拉切夫，按照古文的意思是『黑森林』。古代布良斯克稱爲『布林』，而後又稱爲『得布良斯克』（密林城）——因周圍有森林而得名。布良斯克森林很早就是附近斯拉夫族底可靠堡壘。若遇有強悍的敵人，他們就藏到森林中，從那裏來襲擊外來的不速之客。在蒙古人侵犯的時候，由森林掩蔽的奧勒爾區雖然也沒有脫逃厄運，可是比俄國其他區域所受的災難爲少，而神出鬼沒的森林武士常使荒原的蒙古騎士驚惶恐懼：

我們撇開了瓦麗床前椅子上的那些書，而瓦麗說道：

——看，還有查果斯金著的一本布林斯克森林哩，你們知道這段吧，——她慢慢地低聲讀道：『民間故事和神話都常提到布林斯克森林，而現在按有些人的想像，它仍然是神秘的大森林，是長毛熊，餓狼，森林鬼，妖怪和強盜盤踞的陰暗巢穴。在這方面，他們認爲這個森林遠勝於有名的木羅木森林，而各草原省份的農民若想說某人失蹤的時候，就常用下列的字眼：『老爺！誰找得到他呢，莫非是到布良斯克森林中去了吧』。

瓦麗把書合上，思索一會，然後她那帶捲髮的頭向後一仰，微笑道：

——不，現在的布良斯克森林完全不是這樣了：我們沒有『失蹤』，我們在那裏生活和鬥爭，也如同其他各地不得已而鬥爭的蘇聯人一樣。巴潘寧及其同人豈不是在冰上住過嗎？當時我很替他們擔心，他們雖只有四個人，可是竟作了多少的事情啊。當時，我又替他們擔心，又羨慕他們。可是在森林中，我們的人真多呀，——於是她帶着幻想的神色向着窗戶望望：

我們約定飛行的時間快到了。我們與這個姑娘分別時，並沒有料想到，我們不久以後，竟會在那裏，在布良斯克森林的黃色大松樹間，得知她的歷史之繼續，在這個歷史的末頁竟會印上神聖的血痕：

當時我們還沒有料想到會有這種悲慘的結局。在三天前，瓦麗及其同伴乘雪車離開這座木房，沿着陰沈沈的林中小路走去了，現在我們站在這座木房門前，只是担心地想着：『青年的女游擊隊員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只聽背後有折斷樹枝的響聲，打斷了我們的思索。我們回過頭來一望，看見在距我們五步遠的樹間有一個人，他的面貌好像是『黃毛鬼』客廳中的一張像片上的形像。在黃昏裏還可看出他的尖鼻子，緊緊閉着的薄嘴唇，一個瞇瞇的眼睛上帶着獨眼鏡。這個人穿着全套德國軍官的禮服，又瘦又高，很像古小說中的魔鬼，他向前走了一步：

(七) 貴族石拉得爾底命運

……我們又看見了有兩個帶自動槍的游擊隊員跟着那個從樹林中忽然鑽出來的德國軍官後邊走着。這是押解員。他們是把這個俘虜解到司令部來審問的……

——你叫什麼名字？

——石拉得爾。

——官銜？

——少校。

——職位？

——第六百一十九東方營營長。

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參謀長賴洋洋地向自製的一把粗椅背上一仰，帶諷刺神氣微微一笑，就向我們說道：

57
——好了，現在第六百一十九東方營完全集合在森林這裏了。這次戰鬥可算是完結了。這次戰鬥究竟是怎樣開始的呢？……這是兩天以前的事情。在德寇防綫內徘徊了數晝

夜的游擊隊偵察員們，忽然於一天晚上在司令部的木房裏出現了。游擊隊長讓他們稍稍休息一下，就叫他們報告。

——明天清早一個德寇獨立營將恰在二四四號方塊間，穿過林邊。想來摸索我們的根據地，有兩個引路人。消息確切——可以拿頭担保。他們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們不是只帶輕便武裝，而是要帶着大砲和迫擊砲。打算用巨大火力開路。斯切班幫助了我們的偵察工作。他同我們一塊來了，他不能留在那裏了。

——是，是啊，——隊長拉長了嗓子，看看自己戰利品的手錶。——十九點十五分。時間不多了！他們選的方向不錯。他們知道，別的地方無論如何是通不過的。誰在指揮那一營人？

——石拉得爾少校，——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看看自己的日記本這樣回答。

——老熟人！可是他自己是不敢出房門的：——我們曾想到什麼地方去鋸樹當燒柴呢？：

——到彎溝附近去，——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回答，他一點也不以隊長的想法為奇怪。

叫偵察員們休息去了。隊長把桌上放的一個雪茄烟盒拿到面前，盒上裹有一條綠帶子，上邊寫着德文題字『柏林。頭等烟』，並畫着一個黃色烟葉，隊長取出一枝雪茄烟吸着，噴出一個薰人的烟圈，咳嗽一聲，忿忿說道：

——做的完全不成東西。吸起來，就聞見一股舊腳布的氣味： 哎，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我們贈石拉得爾少校一個這樣的禮物好不好：

：過了一點鐘，就有幾批游擊隊員乘着幾十輛雪車開向二四四號方塊去了。 在前邊道路旁邊已派了前哨。這時就是一個兔子，大概也不能鑽到這個方塊上來了。這段森林長達三百米遠，縱深有二百米遠，完全與外界隔絕。在兩旁樹木密佈的一條大路上，寂靜無聲，有時傳來一陣拉鋸聲。若有一個局外人得能往前，往森林深處去看看，他就會看見一幅非常的景緻來。游擊隊員都在鋸樹，可是很奇怪，所有鋸過的樹，一棵也沒有倒下來。游擊隊員埋頭苦幹，鋸了一棵又一棵，專選最大的。拉鋸的人從這一方塊森林四周開始鋸樹，一直鋸到樹林中心。同時，幾個游擊隊員用松油浸潤過的粗繩緊緊結了一些死結扣，聯結成一根似乎是無盡頭的長繩子。

第一步，而還不是主要的工作完結了。拿來了兩個輕便的高梯子。游擊隊員把這根大繩的一端拴在森林北面的一棵高松樹上，每經過十個至十五個米遠，又把大繩套在鋸過的樹上。

59

在南面也照樣作了。兩根大繩兩端匯合於這一方塊森林中心，這裏有拉鋸人在休息。又把這兩根大繩緊緊地纏繞在一棵巨大松樹上，這棵老大松樹比周圍的大松樹還要高。游擊隊員拿一個支柱緊緊靠到這棵大松身上，支柱上放了一個大磨盤石，又把纏在大松樹上的一根大繩底游離不及地面的繩頭拴在大磨盤石上邊。

現在，在很多樹身上一人多高的地方都被大繩聯結起來了。隊長親手拿另一大團繩子結住了那個靠在大松樹上而帶着大磨盤石的支柱。游擊隊員們把這一大團新繩子接過來，一面向東方走去。頃刻之間，走進陰沈沈的密林裏不見了：

到了等待的時候了。過了一點鐘，又一點鐘。有三個游擊隊員站在兩岸長着稀疏楓樹的小溝裏，手裏握着那根繫着靠巨松的支柱的大繩頭。隊長和參謀長面朝西方，在他們背後的溝岸上站着。他們凝望着天空。忽然間，在林邊的上空出現了一串紅色火箭。

——趕快拉！——隊長命令道。

三個游擊隊員馬上就把大繩盤起了幾個米達，然後穩穩站住了腳，就用極大的力量來把大繩向後拉。他們用盡力量，累得滿臉通紅。剎那間，前邊有個地方就發出了一種震耳的響聲，越響越厲害，好像一羣折大樹如折脆葦的兇猛野象穿過了森林：過了整整三分鐘，大砲的轟鳴，機關槍的響聲，雷彈的轟炸聲都響了起來。

當然啊，——射火箭的游擊隊員弗道爾後來對我們敘說道：——我們遵照命令，臥在陣地側翼上。看見德國偵探約有二十個人。他們沿着林邊尋找了一番，看見一切都靜。他們派了一個交通員越過大路，到凹地上自己人那裏去了。然後，我們就看見一營德寇從那裏排着縱隊奔跑而來。他們走到了森林跟前，都背着自動槍。他們還帶的有自行車和迫擊砲：我們等着。他們開始向樹林裏走。仍然是排着縱隊往前走。我們又等了十來分鐘，

讓他們往森林裏邊稍走遠些，我們就射出了幾個火箭：當森林裏進行這一切事情時，我們仍然臥着，觀察，看見跑回來的德寇是很少的：

在森林中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呢？三個游擊隊員拉着繩頭，就把支柱從磨盤石下拉出來了。幾百斤重的石頭就把那棵巨大松樹壓倒了：就在這一剎那間，全森林都動作起來了。被大繩聯結着的那些樹木開始往地上，往德寇身上倒下來，有的被碰倒了，有的被壓死了，有的被壓傷了，有的手中的武器被打掉了。森林親自與敵人開戰了！這一棵被鋸過的樹身一倒下來，又牽連着了另一棵樹，把小松樹都壓彎到地上。森林怒號起來。被大樹幹壓倒嚇得半死不活的德寇，莫明其妙，究竟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敵人的戰鬥秩序完全被破壞了。就在這個時候，埋伏的游擊隊員們用機關槍、迫擊砲、自動槍照準德寇掃射起來：第六百一十九東方營再不存在了。

隊長下令道：

——把鋸倒的樹木拉去當柴用吧。

：忽然無線電停止了工作：石拉得爾少校，因有重大事件，所以換上了一套嶄新衣服，佩上自己所有的獎章，在房中踱着方步，心神不安。這所小房在一個不大的村邊，德寇築了兩道防禦工事和地雷場來與森林隔開。少校住在這所小房內，覺得甚是安全。甚至今天把自己所有的隊伍都派去作戰，在村中只留了幾個兵士，他仍是很安然的。但是，與營的聯系一斷，竟使他越來越着慌了。忽然，窗外一聲爆炸響，火光一閃：拋來一個手

榴彈：又一個手榴彈：少校還沒醒悟過來，只見房門敞開了，游擊隊自動槍手底槍口已對準了他的胸膛。這是游擊隊偵察員協同熟悉此地每個小路的本村居民斯切班，來「拜訪」這位孤單寂寞的貴族石拉得爾來了：他被意外的恐懼嚇得渾身發冷，慢慢舉起了手：第六百一十九東方營與自己的少校，就是這樣在森林裏出現的。

現在石拉得爾是在我們面前，在游擊隊司令部木房中的一條粗糙板凳上坐着。他那薄的嘴唇緊緊閉着，尖鼻子被三月間的冷風吹得慘白。剪得短短的頭髮像豬鬃似的豎着。他被解來時，並沒有把他的禮服弄髒，僅僅濺上了一點泥；此刻少校極力想保持自己的身分。可惜他心有餘而力不足。少校兩腿戰慄了，他四下望望，竟出於意外的問道：

——我的眼是被攔住了。請告訴我一件事——你們的人怎樣能夠經過我們兩條防綫把我悄悄地帶到這裏來了呢？

——給你戴上隱身帽了，——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譏笑着回答並又厲聲說道：——你在這裏是要回答問題，而不應發問題。

站在門口的一個押解人——偵察員俏皮的一笑，向我們說道：他媽的，別說是從那個村裏，就是從里沃夫城裏，我們也會把他牽來。在自己的領土上，還會通不過麼！：

當進行着普通審問手續時，我們詳細觀看了少校一番。這是一個德國老狼。他那一幅長臉，白眉毛，傲慢的嘴唇和瞪着凶惡的眼睛都活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雜誌漫畫中的



... 這 是 一 個 德 國 老 狼 ...

凱撒軍官。的確，石拉得爾少校是德國軍隊中的一個老軍官。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時，他得了中尉銜，在他的軍事履歷中充分反映出德國總司令部的癡蠻病似的戰略。石拉得爾中尉，時而在西方戰綫，時而在東方戰綫，時而在法蘭達平原上進攻，時而又沿加里西亞的窪地退却：在希特勒掌政的第二年，石拉得爾得了上尉銜，以後又昇為少校。

石拉得爾貪慾地望着雪茄烟盒。隊長使個眼色，表示允許他吸烟，於是德國少校把烟盒拿到跟前，看見了相識的「柏林。頭等烟」商標，有些不好意思了。

這是在克地與萊地間的路上，從你們輜重車裏拿來的。——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說道。

——這是星期二的事情，——石拉得爾憂悶地答道。

——你記錯了！這是星期三的事情。在星期二，只有一些子彈和火藥，並沒有雪茄

烟。

——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請我們來參加審問石拉得爾：

——你受過什麼教育？

——高等教育。

——你熟悉德國歷史嗎？

——是的，我是歷史家！

——歐洲遭受拿破崙踐踏的年代，在普魯士並沒有廣大的游擊運動，這又怎樣解釋呢？
——歷史家石拉得爾皺一皺眉頭，沒有作聲。

——一八〇九年，一個農民安得列、高弗爾在提羅爾掀起暴動反對拿破崙統治，可是那被打敗的德國軍官和奴顏卑膝的總長們却棄絕了這種運動，並把游擊隊員出賣於敵人，使之遭受殘殺，你知道這件事嗎？：

石拉得爾少校滿臉流汗，終於咕咕嚶嚶說道：

——只有在俄國這樣大的國家裏才能進行游擊運動。

——可是，在幅員不大的西班牙，英勇游擊隊也屢次攻打過拿破崙底老練將官。難道小小的南斯拉夫現在不是遍地燃起了游擊鬥爭的火焰嗎？難道阿爾巴尼亞的游擊隊員沒有使你們的意大利朋友遭到嚴重不幸嗎？：

石拉得爾少校顯然張惶失措了。

——直到一八一三年，當俄國軍隊和俄國游擊隊已把拿破崙軍隊擊潰並把他的威勢打破以後，在普魯士才開始組織游擊隊去反對拿破崙，這段歷史，你知道不？

——在我們德國都不喜歡回憶這些事情，——石拉得爾垂頭喪氣的回答。

——很對，可是為什麼呢？因為你們害怕被佔各國的游擊運動，所以就根本否認它，稱游擊隊員為強盜。你不是親筆寫過傳單，說游擊隊員並不是人民的戰士，而要把他們就地殺死嗎？

——我寫過，——石拉得爾承認道，他已明白，凡是他在這個離樹林不遠的地方所作的一切事情，這個木房中的人都是很清楚的。——不過在我們德國，都認為游擊運動是不適宜的。

——現在你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可以相信這是與事實完全相反了。門敞開了。一個交通員走進來了，他是從一個遠方游擊隊中來的。

——隊長同志！請讓我報告吧。隊伍把任務完成了。犧牲了四個人。特別命令我來轉告的是：瓦麗陣亡了，她參加了戰鬥，她所執行的是最危險的工作：——德寇對她百般蹂躪，把她打得遍體傷痕。

房中寂靜起來：英勇的女游擊隊員，在此地，在黃色的大松樹林中光榮犧牲了：

——把俘虜帶出去吧，——隊長低聲說道。——我見不得他：

維克多爾、康得拉提也維奇轉臉向着窗戶，免得使人看見他的淚痕，他忽然喊道：

——哎，快看，根克爆炸手回來了！他往這裏走哩。

我們向窗外一看，只見一個三四歲的男孩，在圍繞着他的游擊隊員中間，大搖大擺的向木房走來：

(八) 根克

：根克，是一個強壯的小男孩，兩眼炯炯，眼角稍微向上吊着，淡黃色的頭髮蓋着前額，面色紅潤，活像廣告畫上的那個「我吃菓子醬」的胖娃娃。他爬到隊長膝蓋上，毫不拘束的摸着隊長鬍子，喃喃說道：

——他們早把我找到了！

——啊，你這個拾來的小寶寶，我們大胆的爆炸手，你在什麼地方了?!——隊長一面問，一面把他所愛玩的機關槍子彈帶遞給他玩。

根克只顧玩自己的「小子彈兒」——他這樣稱的——，顯然不願意回答問題。隊長沉思地望着根克，撫摸着他的頭，說道：

——這個小孩的歷史是很慘的。他的歷史開端是與德寇在吳村的野蠻罪惡有關係的。

德寇討伐隊蹂躪了該村以後，在一所民房的大地窖裏發現了很多居民底死屍：披髮露體的女人，臉皮慘白的老漢，眼珠僵硬帶着莫明其妙神情的兒童。所有這些老人和小孩都是被德寇虐殺了的。

根克底祖父祖母都在吳村犧牲了。留下了他和他的母親，他母親就帶着他逃到鄰近莫村居住。——從小孩模糊不清的話裏，可以這樣來斷定。

莫村的慘劇，游擊隊員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德寇每星期到該村一次，把糧食、肉、雞蛋搶劫一空，就不見了。有一次，在宗教節日的早晨，多數留在村裏的老人和婦女都集合在教堂裏，此刻有三輛滿載兵士的大汽車開到了莫村的西頭。他們跳下車來，就散開鑽到各農家的院裏去了。他們手裏都拿着火把、煤油桶和一束乾草。頃刻之間，村邊上的住房就着火：

德寇指揮部把凡有游擊隊活動區域內的村鎮都焚燒和毀壞一空。現在輪到莫村頭上了。當兩個灰白烟柱，像祝禱者舉起的兩隻手一樣，已升到空中時，村中的少數居民才知道着火。首先看見起火的是教堂上打鐘的老漢馬特維依赤。他劃一劃十字，就把打鐘的繩子拿到手中。經過一分鐘工夫，鐘聲響了。一聲又一聲的驚慌鐘聲，打破了早晨的寂靜。

——德國人焚燒我們啦！——人們叫喊着，從教堂柵欄內往外跑。

很難說，當時鄉村牧師巴木費里的心中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感想。村裏沒有剩下一個人，可以組織羣衆，告訴他們，應當怎樣去作。所以巴木費里就決定，照自己所知所能的方法來作。

——我們信教的來作十字遊行——他說道，——去喚醒罪人的良心吧。

過了幾分鐘後，遊行的隊伍從教堂大門裏走到大街上了。聖旗，錦旗在羣衆頭上飄

揚，金光燦爛的精細彫刻閃耀於碧藍的空中。大十字架閃閃發光——這個大十字架在教堂裏是立在講經台後面，有長柄，可以舉起的，也就是由於有這個十字架，古時候，才把這種游行稱爲十字遊行。鍍金的聖像漂浮於人們的光頭上。

在最後的一剎那間，巴木費里，大概，覺得自己所作的是悲慘無益的事情，於是把一個強健老漢叫到跟前，低聲說道：

——想法到游擊隊那裏去一趟。若是他們來得及，就請他們來救我們。

米海依赤明白了，點點頭，就向着被毀壞的倉庫，向着隱約可見的樹林那方顛跛着走了。不過這已不需要了。在村裏有兩個游擊隊偵察員。他倆隱藏在菜園裏，留心窺視着周圍所發生的一切。當起火的時候，其中一個人，馬上就跑回森林去了。

游行的隊伍沿街向德寇前進。火焰從此房蔓延到彼房，籠罩了大半個村莊，這時十字游行隊就好像是在兩道火牆間的狹窄走廊裏行走一樣。一團團的黑烟遮住了太陽的光線。似乎是到了黃昏時候，在這種沉沉的黑暗中，如赤舌一般的熊熊火焰發出股股的紅光，照耀着神父底華麗道袍和神像的暗淡臉色。

德寇看見快到跟前來的游行隊伍，起初似乎有些着忙不安。成羣的老頭和老婆慢慢向他們走來，在前頭，在聖旗下，與神父挨着，有個中年婦人，身材勻稱，面貌美麗，懷中抱着一個小孩向前走。德寇那種猶疑不決的情形剎那間就過去了，以後就發生了空前未聞的慘劇……

軍官發出了口令。德寇把自動槍托靠在肚上，槍聲響了。十字遊行隊伍前幾排倒地了。首先倒下的是那個抱小孩的女人。神父仍繼續前進，那些集在大十字旁邊會相信可以引起惡人發慈悲的俄國老人，都隨在他後邊走着。

如同狗叫一般的口令又發出了，自動槍嗒嗒不停地掃射起來。德寇逕直掃射了作十字遊行的羣衆。被子彈打碎了的神像，在空中一晃，就隨着射倒的人，一同倒在地上。一切都完結了。頃刻之間，十字遊行的隊伍已不存在了，在信教者遊行剛才經過的道上堆滿了仰臥的死屍。

德寇走到身受重傷，氣息奄奄的神父跟前。兩個高大的自動槍手把巴木費里老漢提起來，撕掉他的道袍，就把老漢抬起來晃了一晃，拋到火裏去了。剎那間，在熊熊熾燃的木料中映出了老漢那像彫刻一樣的輪廓清楚的悲慘面容和蒼白鬍子。燃燒焦了的木樑塌下來了，爆起了無數的炫目火花，把十字遊行的最後一幕也掩蓋住了。游擊隊偵察員哈里頓爲刺鼻的烏烟熏得喘不出氣來，就往回爬去了。一切都看見了：村莊變成了一個龐大火堆，只聽得載着德寇的黑汽車在遠處道上嘟嘟地叫……

夜間。游擊隊員來到了該村。他們在慘淡淒涼的月光下，在烟氣騰騰的廢墟上，只見一堆屍首。游擊隊員站在被德國野獸所殘害的人們面前默然傷心，站在備受毒打，慘遭虐殺的人們底慘淡眼前垂頭悲哀，已非第一次了，可是此刻呈現於他們眼前的慘狀，竟使他們髮指目裂。一個凍得戰慄不已的小男孩在死屍上爬着。他的臉被血染紅了。他母親的

血，順着他的額頭和面頰向下滴。他低聲呻吟，雙手扒着僵硬的屍體往地上爬。游擊隊員馬上把這個小孩抱起來，包在一件半身皮襖裏。

——你是誰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根克，——他細聲回答。

該村居民留下活命的僅僅是根克和由神父派往游擊隊去的老漢米海依赤二人。米海依赤也不知道根克底姓氏。因為小孩與母親是不久前才從德寇燒毀的吳村逃到該村來的。

怎樣安置這個小孩呢？隊伍要去追擊討伐隊。時間不容多加思索。游擊隊員只好把根克帶上了，當他們攻打鄰村德寇防軍時，小孩留在附近一個小樹林裏，躺在雪車上，在這裏可以很清楚的聽到打仗的喧嘩聲。當游擊隊員打勝仗回來時，根克腰間纏着畢氏引火線，手裏拿着反步兵地雷，幸而沒有裝上信管。從此時起，人們就叫小孩為「根克爆炸手」。其他隊中的人沒有見過根克，然而他們每次遇見名叫庫庫卓夫的隊伍中的戰士時，總是問道：

——喂，你們那裏的根克爆炸手怎樣？很好吧？

——很好！誰都喜歡抱他！——這種回答也成定例了。

71
：關於德寇在莫村所作的駭人罪孽的消息，傳遍了全州。游擊隊員在各村留下的居民中散發了幾百份傳單，述說慘劇的真象。忍無可忍了。大批的新人都開始為游擊隊工作



克 根

了。在鄉村裏，白髮蒼蒼的老漢再不回答村長的問題了，只罵道：

——滾開吧，下賤的奴隸！

：再來敘述根克吧。行軍生活是會損害小孩健康的。人們一再想辦法，後來決定把他送到游擊隊醫院裏去，那裏有女看護，可以照顧他，對於他要好些。根克在醫院裏住慣了。人人都愛他。在用戰利品保險傘綢子所裝飾的寬敞地窰病房中，養傷的人若看不見他的小身體，就覺得寂寞。根克，總是玩耍着，哼着唱歌，可是他無論看見什麼烈火——火堆或天際間反映的火光等等，他臉上就現出一種不是小孩應有的悲哀神情來。在他的心靈中印上了那夜間使他莫明其妙的火光。

一個受傷的游擊隊員特別喜愛根克。他時常一連幾點鐘同小孩玩耍，給他講故事聽，稱他爲『小兒子』：

光陰一天一天度過了。有一次，醫院裏的人忽然聽見遠遠傳來了槍聲。一個交通員跑到醫生跟前，喘着氣報告道，離這裏兩公里的地方打仗了。德寇正擊退游擊隊的哨兵，向醫院攻來。

要離開這裏。醫院的車輛已經準備好了。看護婦迅速把受傷的人抬到雪車上。醫生收拾了醫藥器皿等等什物。槍聲更近了。可是，根克在什麼地方呢？幾個人一齊找起小孩來了，重新把各地窰搜尋了一遍，又跑到奶牛場裏去找：

沒有找到。稱根克爲『小兒子』的那個受傷的人竟然落下淚來。醫生和看護婦都異常難過，然而時間忙迫，一分鐘也不能停留了。醫院的車輛向森林深處開走了。人們仍不斷的向後望着，看看小道上什麼地方，或許有小孩出現。可是沒有，後邊連個人影兒也沒有：

根克失蹤了！

(九) 火車翻倒

根克失蹤了：然而此刻他已在我們跟前，坐在木房的地板上，玩弄機關槍子彈帶。我們急不可待的想繼續聽他的歷史：三歲的小孩在布良斯克大森林中，好像是一個針落到草塚裏一樣，——可是竟然把根克找到了。他又到了此地，與游擊隊員在一齊了。房門軌的一聲，打斷了隊長的話。一個身穿短皮襖的人進來了。他疲倦地靠門站着。

——謝民，——隊長高興的喊道，——怎麼樣？：你好嗎，沒有出錯嗎？：橋怎樣？真是不錯？：今天真是好日子，先是根克來了，現在連第二個爆炸手也找到了。好吧，謝民，你報告吧！

謝民是游擊隊員中的一個最靈巧的爆炸手，四天以前，他奉令去破壞德寇一條極重要的鐵路。決定不僅要把鐵路毀壞，而且同時還要炸毀敵人的軍用列車。到那一段鐵路上去才能把這個任務很好的完成呢？

謝民早已把德寇的交通線，看成是在各處結成大小不同結子的線網。人們通常都以為交通樞紐就是一些大火車站。可是以爆炸手的觀點看來，德寇軍隊的交通樞紐却是另一

種。兩三個從森林中來的游擊隊員對於繁華而明亮的大車站有什麼辦法呢？而鉄橋的情形就不同了。這正是敵人交通線網上的樞紐點。只須在要緊的地方把這種樞紐一拉，就能使幾十條路線失去作用好像游絲一般懸在空中的。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鉄橋都「適合」於這個目的。最好的是在大車站出口的橋樑。把這種橋樑破壞，就一定可以塞住敵人路線交叉點的交通，而給蘇聯飛機造成轟炸的集中對象。

謝民爆炸手「看中了」這樣一個鉄橋。這個鉄橋固然不大，然而距波火車站不遠。謝民與他的三個同志將要到德寇跟前去活動。

但是這次活動的困難還不僅在此。怎樣能不露形跡地到橋跟前去呢？這就是使謝民想得頭痛的問題。這個橋橫空架在一條小小的河上，其實連小河都不是，只是一條小溪。橋下邊的河岸很低，溪水汎濫於鐵路兩旁。當冰溶雪消的時候，此地就成了一片灌木，蘆葦和水草叢生的澤地。低下的澤地圍繞着鐵路。從橋上看去是一目瞭然的。

森林與澤地緊接着，謝民攀到一棵松樹上，把眼前的一片泥潭和雖近而尙不能接近的拱橋看了半天。他藏在樹枝間慢慢地把德寇守衛兵數一數。他們在此地有十來個人——一班人。在崗樓跟前現出機關槍筒來。

——看看就行了。這並不是戲園子！——謝民就從樹上跳下來，向同志們說道：「現在我們到橋跟前去吧。」

游擊隊員們用繩子把自己腳上的皮鞋綁緊，把身上多餘的東西去掉，就化起裝來。過了一點鐘，他們化成了像傳奇小說中的水怪。身上披着水草，臉上塗着綠泥，頭上戴着用帶綠葉的細樹條巧妙編成的笠帽。現在只須把炸藥嚴封起來帶在身上就行了。

：黃昏。一切都準備好了。游擊隊員們已繞過了森林最後的幾棵樹木，伏在地上，向澤地裏爬去。謝民先下到泥水潭裏，泥濘稠得像膠凍一般。澤地裏的泥濘發出非常響亮的聲音。這種聲音使謝民聽起來，竟像打雷一般。他站在沒到頸間的泥水裏，細心觀察着橋上的崗哨。不要緊，德寇還什麼也沒有聽見哩。

可是，怎樣再往前進呢？

爆炸手是很愛寂靜的。當他們伏在地上向自己目的地爬去的時候，無論折枝聲，碎石響，冰裂聲，都使他們忍受不住。此刻就恨不得變成無形的影子，好不與物質世界相接觸。實際經驗是會教訓人的，爆炸手善於無聲無響地前進。他們既不露形跡，又毫無聲響地在如作禱告時的靜默中和每一分鐘都可驚醒的朦朧寂靜中爬進。他們很懂得複雜的音符並用超人的力量，小心防預任何聲音發出。他們只聽到自己的心房跳動，而心房也是像節奏器似的跳動。周圍越肅靜，震耳的爆炸聲也就會來得愈快。爆炸手在工作中所唯一喜歡聽的就是炸藥的轟鳴。

真倒霉，這種泥水可惡的響聲會把我們暴露出來的！這樣前進是不行的，等不到他們進到橋邊，德寇就會先看見他們：怎麼辦，有什麼出路呢？不執行計劃麼？當然，可以到下邊某個地方去把鐵路炸壞一段。這個念頭剎那間在謝民腦海中閃了一閃。他帶着試探

神情，望了望同志們。不行，如果同志們聽見他口中說出這個意見，那他們是會驚奇的。傳來了火車的響聲：一定要炸這座橋！

在爆炸手們爲商議事情而找到的那塊乾地上，謝民就這樣想好了。這次會議很奇怪。在商議的時候，誰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他們都緘默的坐了十來分鐘，用帽子遮着，抽了烟，免得火光把自己暴露出來，以後又默然跟着謝民爬到泥水裏了。可是此刻，他已經知道需要怎樣辦了，遂低聲把這個辦法簡單地說給了同志們。

響聲！響聲！難道不可以把它變成我們的同盟者麼？鉄銹色的水：皎皎的明月懸在灰色的天空中。寒冷的月光照着隨風搖擺的亂紛紛的水草。巨大松樹的倒影在如昏暗鏡子一般的泥潭裏映成了幻影。爆炸手們等待着。過了一點鐘。火車響聲越來越近了。謝民拔起腳來，向前邁進。其餘的人跟在後邊。泥水的種種響聲都被列車嗚鳴的吼鳴所掩沒了。火車向西駛過去，又沈寂了。爆炸手等着，站在沒到胸間的泥水中不敢稍動。過了半點鐘，一點鐘：

77
又有一列火車的響聲傳來了，在不同地方的四個神秘小丘也活動起來。游擊隊員又前進了十五、二十米達：天漸漸發亮了。白天好似是勉強開始的。它使爆炸手動也不敢動了。列車好久沒有過來了。周圍寂靜無聲，一片泥水：又傳來了救命的火車汽笛聲，離橋又近了幾個米達。白天真長啊！稀薄的夜色又籠罩着澤地。德寇哨兵沿着鉄橋踱來踱

去。此刻已經可以看清他們的面目了。剎那間，謝民覺得自己的視線與一個哨兵的視線相遇了。四對眼睛不住的盯着鉄橋。恨不能大叫一聲，緊張全力，從泥潭中拔起腳來，一下奔到橋上去。可是不能這樣幹。要等着。終於又聽見了車輪的聲音，爆炸手們將身子更深一些沒入水中，又前進了一點。爆炸手們已到橋下了。他們又等着火車過來，藉它的響聲作掩護來開始工作。他們把炸藥佈置在各橋拱的支柱下，把連燃引火線聯結起來。要炸就炸得痛快，一點不要留！一個主要的地雷是有彈性的。三掛列車的響聲幫助他們完成了這種工作。爆炸手們開始離開鉄橋了。此刻又聽見了火車的汽笛聲。謝民在橋板下，小心地瞭望，看見一輛有超等馬力的大火車頭遙遙駛來。毫無疑義，這一定是一長列載着重要東西的火車。

這列火車疾馳而來。它剛經過波站，就在這段直接與城市靠近而防禦周到的鉄路上加快了瘋狂的速度。游擊隊員剛爬開十五到二十米達。謝民把引線一拉：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他們在往橋前去的緊張苦惱的時間內所感覺到的一切，這時都成過去的事情了。他們連頭也都沒入水中，躲避氣浪的打擊。然後他們才挺起身子，涉着泥水，往回跑走了。他們由橋跟前跑到林邊，一共費了二十分鐘。他們一起一伏地穿過稠密的水草，跑到林邊的松樹間，長長吁了一口氣，就躺在乾地上了。此刻，那方面的機關槍才響了：

——我們就這樣把那座橋炸毀了，——謝民這樣結束了自己的報告。

根克欠起身子，很感興趣地望了望爆炸手。

——趕快擦擦身子，去睡覺吧，——隊長向謝民說道。

根克大爲驚愕：爲什麼不叫他去睡覺，却叫一個大叔叔去睡覺，他莫明其妙地瞪起兩個眼睛。此刻又該繼續聽他的歷史了。

：德寇的迫擊砲和大砲，照着樹林掃射了半天。從醫院裏跑出去找「好樹枝」的根克，嚇得不知怎樣才好，墮到一棵大松樹根旁的深坑裏去了。這也就救全了他的性命。到砲聲停息以後，他才從自己逃命的深坑裏勉強爬起來。

這塊樹林都被砲彈完全打毀了，樹梢都打斷了，好像是用大剃頭刀剃了一般。這裏好像是遭受了不可思議的狂風。飛鳥都逃散了。遠方游擊隊的偵察員聽見槍聲，跑到這裏，留心向四下觀察，看看是否有德寇出現。只聽有一陣清脆的響聲。游擊隊員們就要照着發出響聲的地方開槍。忽然間，從被砲彈打斷的亂樹枝下，鑽出一個小孩來，皮膚都掛傷了，小皮襖也扯破了。

站在前邊的游擊隊員吃了一驚，不由的喊道：

——什麼人？站住！

——我是根克。

79
游擊隊員們就這樣把根克找着了，也把他收爲小兒子。隊伍是開去作戰的，就決定把他也帶着同去。此刻他已坐在地板上，安靜地玩弄機關槍子彈帶，等着叔叔來再把他送到兩星期前他從那裏失蹤的醫院裏去。

……我們後來又見過根克一次。這次是在游擊隊飛行場上。根克穿着已經補好的小皮襖，兩隻小手上的手套用小繩繫着繫在頸上，站在一張担架跟前。担架上躺着一個受傷的人，這正是那個稱根克爲「小兒子」的游擊隊員。他的傷並沒有生命危險，然而需要施手術，而這種手術是只有在「大地」上才可施行的。這個游擊隊員要求帶着根克一同飛往「大地」。他就像我的兒子一樣，——他這樣說。

……把他同根克送上了飛機。飛機離開了地面：現在根克已到「大地」上了。可是在「大地」的什麼地方？聽說，稱他爲「小兒子」的那個游擊隊員現時在唐波夫養傷。也許他已經不在那裏了。我們只知道這個受傷戰士底姓名是依萬、得羅仔多夫。游擊隊員們都很想知道他們的「根克爆炸手」的情形：

(十) 游擊隊員底茅棚

游擊隊員底茅棚：無論你們在任何布良斯克森林地勢圖上，就是最新的也好，都找不到這個地名。可是在這裏人人都知道這個地方。若是命令某隊長叫他「帶隊到游擊隊員底茅棚以北一公里的地方集合」，他就絲毫不感困難，而會把隊伍確切開到所指定的地點。男女偵察員都毫無差錯地把關於敵人的消息送到這裏來，女集體農民——由居民所派來的交通員——會來到茅棚裏領取蘇聯情報部底公報，傳單和報紙。

「游擊隊員底茅棚」這幾個字，由附近的朋友們說出來，就含有特別的意義和親愛的意味；由敵人說出來，則含有憤恨和恐懼的意味。德寇屢次從這方面闖入森林，把這樣的茅棚毀壞，焚燒並將其餘燼揚散，不留一點痕跡。可是「游擊隊員底茅棚」仍舊安然存在，招待來人並保守他們事業的秘密。

：我們乘馬沿着林中一條窄路前進，繼而轉向右方，來到了一塊小空地上，然後又走過一個很大的林中草坪，又走到一個枝葉蓬勁的密林裏。羊腸小道蜿蜒於樹木之間，樹枝又掛衣服，又打臉，時時要彎下身子，把頭伏在馬頸上。在離林邊一百米達的地方，現出了一垛黃色乾樹枝。我們向它走去。

——就在這裏，——隊長說。

他下了馬，把馬拴住，就向那個樹枝塚走去。

——這就是「游擊隊員底茅棚」。

唔，這個樹枝塚有什麼特別呢？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茅棚，與林中其他許多茅棚一樣。所有的茅棚都彼此相似，都是用毛茸茸的樹枝蓋成的，其差別，大概只是大小各異和顏色不同罷了。有的還完全是綠的，有的已成青灰色了，其餘的已經變成了赤黃色。可是我們所聽到的關於這個茅棚的消息，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我們就請米海依爾、瓦西里也維赤隊長給我們敘說它的歷史。

——先來吸烟吧，——米海依爾、瓦西里也維赤說。——我今天弄了很多青烟葉——請大家都來吸烟吧。

隊長很香甜的吸了一大口烟，就開始說起了他的故事來：

——究竟是那一位善人在什麼時候蓋的這個茅棚，我可不知道。我們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來到了這個茅棚裏，當時它還是嶄新的。我們是從別個城區來到這裏的。我們在森林裏徘徊了好幾天。雨雪霏霏，泥濘難行：又不能隨便到某個村裏去，德寇到處追索，時時刻刻都會被捉去的。我們穿的還是夏季衣服，都濕透了，烈風吹得刺骨。尋找落在地上的禾粒和穀稞中的黑麥、豌豆、綠豆以及乾果和橡子充饑。拿酸棗子果當水菓。想吸烟，真想得要命。只好拿橡樹葉子來當烟吸。忽而遇到了這個茅棚。我們進到裏面，看見了一幅奇

妙的情景。三個人坐在無線電收音機前，聽着莫斯科紅場傳來的聲音。這是十一月七日清早的事情。這三個人原來是附近村莊中的農民。他們帶着收音機來到樹林裏：

隊長深深吸了一口烟。此刻，他想起這個日子，尤覺興奮。

——只有在初期落在敵人後方的人，才能懂得這個味道。沒有報紙，謠言紛紛，真是嚇人聽聞：據說德國人早已到了莫斯科，甚至已過了烏拉爾。忽然聽到斯大林底演講！：人們喜歡得流淚了。

米海依爾、瓦西里也維奇手裏的烟頭漸漸燃盡了，燒着了手指頭。他把烟頭扔掉，用像小孩止痛的辦法，吹吹手，就停止不說了。瓦西里、安得列也維赤繼續講道：

——開頭，我們就住在這個茅棚裏，取暖，休息休息。我們覺得如到了天堂一般。以後我們就按部就班的進行工作了。此後不久，我們就建立了聯繫。茅棚成了接頭的地方。又過了幾天，我們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游擊隊匯合了。我們這幾個人把附近的居民吸收來了。隊伍增大了。新人員來到了。有青年男子和幼年，也有老頭子。

生活漸漸佈置就緒了。建成了一個地窖。活動更精極起來了。並不是每個人都立刻就表現有膽略的。沒有經驗。可是還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那天，在一條大路上，隊伍已炸燬了德寇一輛大汽車。當時這輛大汽車連同十六個德寇都飛到空中了。爆炸的工作安排就緒了。有一次，我們派了一班人去設埋伏。去的人都是自願的——自己報名要去。他們隊在一旁，等着。出現了一支德寇汽車隊。汽車上的兵士亂放自動槍。德寇們放槍是由於害怕，而我



棚茅底員隊擊遊

們的小伙子們也都傻了，臥着一動也不動，一直到汽車險轉彎不見了。我真生氣了！而政治委員也嘟嘟囔囔，很不滿意，然後又望望小伙子們說道：「不，我們的小伙子總是大胆的，這是因為他們還沒有習慣。需要練習」。後來，他想起了一個法子——你看看這個小洞：

開頭，我們無論怎麼看隊長所指的地方，連一點也不明白。後來就像看兒童叢書報中的謎一樣，才看見一個半圓形的洞從茅棚一直穿過密林，——這就是隊長所說的「小洞」。這是在森林中打通的一條隙道，經過它可以很清楚地窺視大道上的動靜。

——你看那條路，——講故事的人解釋道，——是往一個小車站去的。由茅棚穿樹林過去，距那條小道有二百七十五米遠。謝爾傑依赤就打算在這裏來訓練我們的青年。他與精明的老樵夫們巧妙的砍成了這個小洞，有的地方鋸

掉了樹，有的地方折斷了樹枝，這可以說在森林中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單筒望遠鏡，不過沒有玻璃罷了。把它剛一弄好，謝爾傑依赤就把隊員帶到這裏來：那一天與我併肩臥着的是一个青年游擊隊員。他是沃舍梯人，戰前在集體農莊當過會計。不知何故，都稱他爲瓦尼。太陽西斜了。林中格外美麗。黃鶯一個比一個叫得好聽。有一個叫得特別好聽。就在我們的頭頂上。我聽着它的歌唱，聽得神往。

瓦尼低聲向我說道：

——你聽見了麼？

——聽見什麼？

——黃鶯叫得怎樣？

——叫得不錯！

——像機關槍一樣。你聽聽：一短排。又一短排：一長排：嘿，整盤子彈都射盡了。真行！

我笑了，可是還願意聽。想把精神集中起來，却不能夠了。：等了不久。過了幾分鐘，大路上出現了一羣德寇。

——正往前走哩，——偵察員連呼帶喘的報告道。

——預備放，——謝爾傑依赤發令道，——向那些大松樹瞄準，不要過高，也不要過低，對準向松樹上的黑點開火！

一排槍響了，又響了一排。瓦尼底機關槍也響起來了——子彈像冰雹橫飛似的掃射德

謝爾傑依亦向前奔去，踏得乾樹枝吱喳一聲響。射手緊隨他往前跑。

——你聽見我的機關槍怎樣唱了麼？——瓦尼問。——像黃鶯唱的一樣！

大家都回到了茅棚裏，並帶回了德寇的文件和第一批戰利品——一些自動槍。大家都很歡喜，人人喜笑顏開。每個德寇都中了六槍，只有兩個逃脫了。可見，年輕的游擊隊員是很會射擊的。到第二天，又有幾個德寇也在此地葬送了自己的狗命。從此時起，年輕的游擊隊員就爭先恐後去作戰。練習成了。以後，除設埋伏外我們又舉行了二十來次戰鬥。德寇再不敢隨便沿着樹林走了。我們鄉村底居民都振起精神，拿起武器了：組成自衛隊，又鍛練出新隊伍來了。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很多時日，可是這個茅棚仍是我們游擊隊頭幾年生活的紀念物。

：我們離開了有名的茅棚，往回走了。在窄狹的小路上遇見了兩個青年游擊隊員，他們頭上戴着高帽子，帽子向後仰着，顯得格外威武。口中唱着民歌。一看見我們，就很鄭重的道了個好，互相眨眨眼，又繼續唱道：

森林裏面趣味多，

德寇一見森林就胆破。

得米特立炸燬列車

真快樂。

游擊隊員經過了很大的困難道路。現今，森林中的戰士，已是一個有組織的巨大力量。

——請看，這是我於不同的時候抄在日記本上的兩封未發出的信稿。

瓦西里、安得列也維亦打開一厚本筆記簿的頭一頁，給我們看。其中寫道：「親愛的，這裏已經沒有戰爭了。戰爭完結了。我們已是這裏的主人翁，我們的生命完全沒有危險了。固然，有人說，在森林中出現了什麼游擊隊。但這是些孤立的人。我們很快就會把他們捉住：」這封信是漢堡人阿里夫列得、維爾涅爾寫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十月。

——現在再看第二封信，——隊長把許多頁翻過去，我們在筆記簿最後一頁上讀到：「我今天帶着我那一連人到樹林裏去了。我活着回來了，我暫時還僥倖活着。明天需要到另一個地方去，也是一個樹林。我的厄運不知到何時為止？我們既然處在這裏，那就只有聽天由命了。你們誰也不能想像，這些俄國游擊隊是如何的可怕。這裏進行着戰爭，其殘酷並不亞於前線的戰爭。你們誰也不要以為我是處在平安的後方吧」。這封信是柏林人干斯、達烏斯卡爾特司務長寫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二月。

我們在往飛機場去的路上，回憶到這些時日內所見所聞的一切。我們想着藏在森林中人們的嚴酷生活情形，是何等激昂動人，他們每天每時都從森林裏打擊敵人，使敵人晝夜不得安生：我們後來與一位游擊隊領導人談過話。我們談到了游擊戰的策略，他就說道：

——老實說，若不是由於保守秘密的關係，我們現在很可寫出一大本策略教科書——在德寇後方作鬥爭的方法。在我們的活動中，定規很少，例外很多。

這一次談話是異常有趣的，但是他給我們說的有許多話，只能到來日，樹林空虛，游擊戰士把周圍德寇殺光的時候，即完全勝利以後，才能轉述出來。

：相識的飛機場。按新樣子佈置的火堆，發出光亮。坐在火堆前的「防空崗哨」，細心聽着天空的動靜。摩托響了，一架輕便飛機從一團一團的霧氣中飄然降下，落到小飛機場上了：飛機送來了游擊聯隊的政治委員，蘇聯英雄阿列克西、季米特里也維赤。他在「大地」上逗留了數日，現在飛回來了。

——呵，我已回到家中了，——他從飛機上下來說道。

他這句話說得如此自然，就像一個人用鑰匙把他在莫斯科的住宅房門打開時說話一樣。

：我們在空中飛行着。領航手仍是熟識的艾羅章，而駕駛員却換了別人，不是雅羅射維赤，而是蘇石科少校，他是一隻老「飛虎」，他很熟悉游擊隊的航空小道。我們又看見舖在飛機翼下的這張廣大地圖。又看見沿戰綫一帶，起了一片廣大無邊的熊熊火焰。我們一聲不響，然而都是回憶着那些情形：

腦海中演映着最近幾日來所見的情景：那座被炸壞的「藍色橋」；被德國子彈打死

的女英雄瓦麗；將自己的地雷巧妙地佈置在鐵路上的健壯爆炸手阿列克西、依萬諾維赤；

堅忍不拔站在鐵銹色泥潭水中等待時機的軍事破壞家謝民；從子彈打斷的樹枝下爬

那個面龐紅潤的根克：

：飛機擺動了一下，在飛機場上着陸了。我們回到「大地」上了。



$$\frac{9.57}{4.7}$$